

謏

明遺民著

聞

續

筆

下

進步  
局

白

新學社  
發行

1916

設聞續筆卷三

明末遺民著

劉仕義云。國朝五事。超越前代。尊孔子以先師。而祀以天子之禮樂。一也。優外戚。以重祿。而處以安閒之職銜。二也。政本有歸。無母后專制之失。三也。兵柄有統。無悍將拒命之患。四也。禁官妓。而嚴官箴。敦尚風化。五也。陸容云。本朝度越前代有數事。公主不再嫁。中官不封侯。臣下不敢擅生殺。重臣不得辟下僚。文廟不用木像。岳瀆海鎮不加封號。文武官不得挾妓。陳繼儒又舉十事云。生員不許陳民間利弊。一也。九鎮以制府文臣為將。天子自為居守。二也。閭臣部寺之長。與邊腹大帥。外廷會推。內廷不專。三也。母后不稱制。四也。勲戚不專政。五也。皇子講官。即用宮僚。不立博望苑。開天策府。六也。無殉葬。七也。無黥刺。則劓之刑。八也。京師有執審。省直有恤刑。非大典不輕赦。九也。任子不濫。十也。怡謂本朝善政。不可殫述。但天子自為居守。終是險着。重臣不辟下寮。反失器使。悍將不敢拒命。賢將亦無由建功。生殺不敢自擅。豪強亦無所畏忌。此數端俱有可商。至若內官不隸於冢宰。遂駕駑而難制。帑藏帛司以宦豎。或胥破而莫稽。君臣之分太隔。故在廷無腹心之推。親疎之殺不講。故小民受宗祿。

之累。科甲之氣。鼓太高。貪吏之處分太輕。官俸太薄。難以責廉。士進以文。莫與核實。一旦土崩。未必不由此數者也。

太祖定鼎金陵。填燕雀湖為宮。實出睿斷。後亦有遷都之意。而不果。嘗為文祭光祿寺。竈神曰。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事按古有緒。惟宮城前昂中空。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且廢興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鑑朕此心。福其子孫。文皇北遷。有自來矣。

崇禎壬午。諭禮部。並在內各監局等衙門。官常典制。內外攸分。本職之外。豈宜侵越。我太祖高皇帝酌古式。令獨嚴近習之防。勅內官毋與外事。一時朝政清明。法紀整肅。拔本澄源。意甚深遠。朕鑒後追前。凜持祖訓。自今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衙門。或典禮繕戎。或鳩工管鑰。或司膳服。或辨文書。都着勤慎小心。料理本等職業。應釐剔的極力釐剔。應節裁的加意節裁。各要精專供事。守法奉公。不許違越祖制。干預外事。違者即以亂政。叅拏處斬。該部監仍詳察舊典。將各監局職掌。逐一開列來看。禮臣蔣德璟奏稱。按洪武二十五年。曾遣太監而聶慶童。往諭陝西河州等衛所番局。令其輸馬。以茶給之。往諭屬番。於軍民無與。且不假事權。暫往。即還。終洪武之世。

無他特遣。永樂中始有遣使外夷。及遣往甘肅巡視。却來回話者。洪熙中始有守備南京者。正統中始有率兵討賊征虜。及各省鎮守者。景泰初進會多艱。始有分生十營。或稱監鎗者。然仍聽尚書于謙等節制。正德中邊關始置內監。且令提督禁兵內操。分生勇士四衛軍營。非復祖宗之舊矣。他如監工監器。會同審錄。蘇杭織造。權稅開礦之役。大約利少害多。兼亦旋設旋止。總之稟成於高皇帝訓諭。內臣毋預政事。外臣毋行交結二語。足括千古治亂之源。神宮監掌太廟祭器。及祭祀灑掃。

殿庭廊廡。

尚寶監。

掌御寶璽勅符將軍印信。

陵上神宮監。掌灑掃殿庭。及栽

種菜木蔬菜之事。

尚膳監。掌供奉先殿。並御膳與宮內食物。及督光祿寺供奉

諸筵宴飲食之事。

尚衣監。掌御用冠冕袍服履舄靴襪之事。

司設監。掌御用車

輿。林榻衾褥帳幔等事。

內官監。掌成造婚禮奩冠。烏傘衾褥。帳幔儀仗。及內宮內

仗貼黃諸造作。並宮內器用首飾。食米土庫。架閣文書。鹽倉冰窖。

司禮監。掌冠婚

喪祭禮儀制帛。與御前勘合賞賜筆墨表背書畫。並長隨當差內使人等出門馬牌等

事。及催督光祿寺造辦一應筵宴。

御馬監。掌御馬及諸進貢。並典牧所關收馬驛

之事。

印綬監。掌誥券貼黃印信選簿圖畫。勘合符驗信符諸事。

直殿監。掌灑掃



殿庭樓閣廊廡之事。以上凡監十一。每監太監一人。正四左右少監各一人。從四

左右監丞各一人。正五典簿一人。從五長隨奉御。正六

各門掌晨昏啟閉關防出入。午門。端門。承天。東華。西華。左順。右順。

每門正一人。正四門副一人。從四

鐘鼓司。掌奉先殿祭樂及御樂。並宮內宴樂。與更漏早朝鐘鼓等事。惜薪司。掌宮

內諸處柴炭之事。以上凡司二。每司司正一人。正五司副二人。從五

兵仗局。掌御用兵器。並提督匠役造作刀甲之類。及宮內所用梳篦刷抵針剪諸物。

內織染局。掌染造御用及宮內一應緞疋絹帛。針工局。掌成造婚禮衣服。付內

官監收用。及造內宮諸人衣服鋪蓋等事。巾帽局。掌造內官諸紗帽鞋襪。及預備

賞賜巾帽等事。司苑局。掌宮內諸處蔬菓及種田之事。酒醋局。掌內官諸食用

酒醋麪糖諸物。以上凡局六。

內承運庫。收支緞疋金銀珠玉象牙諸寶貨之物。及同司鑰庫。掌鈔錠之數。司鑰

庫。掌內各衙門鎖鑰。及收錢鈔之事。內府供用庫。掌御用香米及內用香燭油米。

並內官飯食菓食之類。以上凡庫三。每庫設大使一人。正五左右副各一人。從五

洪武三十年增置都知監。掌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關支勘合。設太監一人。正四品左右

少監各一人。正四品左右監丞各一人。正五品典簿一人。正六品

東宮位下 典璽局。掌璽寶翰墨諸事。局卿一人。正五品。局丞二人。正六品。典樂局。同御醫

修合藥餌。供進湯液之事。典膳局。掌供進膳饌。典服局。掌冕弁冠帽袍服佩刀

靴襪諸物。典兵局。掌甲冑戈矛兵劍等物。典乘局。掌車馬之事。設官俱與典璽局同。惟無紀事。

親王府 承奉司。掌王府諸司。凡事則呈長史司。並提衛指揮使司行之。與內官衙

門不相統攝。設承奉正六品。副從六品。典寶所。掌王之寶。正一人。正六品。副一人。從六品。典膳。掌飲饌之事。

典服。掌袍服之事。各正一人。正六品。副一人。從六品。門官二人。掌王城宮殿啟閉關防。正一人。正六品。副一人。從六品。

內使司冠一人。司衣三人。司佩一人。司履一人。司藥二人。司夫二人。

共十人。

公主位下 中使司。掌府中諸事。右各監局職掌。會典不載。部中案牘。亦無可稽。

奉聖諭後。德環與王錫衮互相參酌。考之寶錄及吾學編。函史史料諸書。詳酌回奏。

洪武中定宮中女官之職。凡六局。曰尚宮局。尚宮。二人。正五品。掌導引中宮。凡六尚事物出

內文籍。皆印署之所。總四司。曰司記。二人。正六品。掌印宮內諸司簿書出入錄目。審而付

行。典記七品正掌記八品正佐之。曰司言。掌傳宣表啓之事。典言掌言佐之。人數品級同上

曰司簿。掌名簿廩賜之事。典簿掌簿佐之。曰司閹。掌宮閹筦鑰之事。典閹掌閹佐之。

凡司各有女史。執掌文書。或二人。或四人。或六人。惟司籍十人。曰尚儀局尚儀。掌禮樂起居。所總四司。曰司籍。掌

經籍教授筆札几案之事。典籍掌籍佐之。曰司樂。掌率樂人習樂陳縣拊擊進退之

事。典樂掌樂佐之。曰司賓。掌朝見宴會賓賜之事。典賓掌賓佐之。曰司贊。掌朝見宴

會贊相之事。典贊掌贊佐之。又彤史。掌后妃群妾御於君前。書其月日。曰尚服

局尚服。掌供內服用采章之數。所總四司。曰尚寶。掌寶璽符契圖籍。典寶掌寶佐

之。曰司衣。掌衣服首飾。典衣裳衣佐之。曰司飾。掌膏沐巾櫛器玩之事。典飾掌飾佐

之。曰司仗。掌羽與仗衛之事。典仗掌仗佐之。曰尚食局尚食。掌供膳饌品齊之

數。凡進食先嘗之。所總四司。曰司膳。掌割烹煎和之事。典膳掌膳佐之。曰司醢。掌酒

醴配飯之事。典醢掌醢佐之。曰司藥。掌醫方藥物之事。典藥掌藥佐之。曰司饌。掌給

宮中廩餼薪炭之事。典饌掌饌佐之。曰尚寢局尚寢。掌燕寢進御之次序。所總

四司。曰司設。掌帷帳相褥灑掃張設之事。典設掌設佐之。曰司輿。掌輿輦扇羽儀

之事。典輿掌輿佐之。曰司苑。掌園苑種植蔬菜之事。典苑掌苑佐之。曰司燈。掌燈燭

膏火之事。典燈掌燈佐之。曰尚功局尚功。一掌女功之程課。所總四司。曰司製。掌衣服裁製縫線之事。典製掌製佐之。曰司珍。掌金玉寶貨之事。典珍掌珍之。曰司綵。掌綵繒錦裘之事。典綵掌綵佐之。曰司計。掌度支衣服飲食薪炭之事。典計掌計佐之。

又宮正司宮正。

一掌紀察宮闈責罰戒令之事。司正二人。典正四人。

品與六局同。

女史四人。

于文定曰。高皇櫛風沐雨。與諸臣起昆弟。晚節於文臣多所誅戮。建文易之。尊禮文臣。與同密謀。而武臣失職。加以文皇少受中山兵法。數練兵出塞。為將士所服。諸老將內憤失職。而外憚成祖之英武。以茲多不用命。至齊黃所薦李景隆。又怯詐小人。徒好大言。人心益憤。而國事去矣。故金川之役。武臣迎降。文臣死節。非其效歟。烈皇於文武臣工。極意推誠。而諸臣一味朦混。展轉欺飾。破綻畢露。致生厭薄。然而愛民好士之意。出於由衷。雖遭顛覆。無不聖明誦之。故一時文武臣死綬死事。雖不乏人。而草澤之彥。豪傑之士。斫脰陷胸。百折不屈。明知無濟。不肯但已者。實繁有徒。亦史冊所未有也。

何孟春曰。社壇天地之祀。國初定制。分冬夏至。一如周禮。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天多變異。洪武十年。高皇帝因覽羣議。獨斷於衷。始定合祀之典。即圓丘舊壇。覆以屋。名

大祀殿歲正月擇日而行禮焉十二年始合祀大祀殿仁祖配享命官分獻日月星辰岳瀆鎮海山川諸神凡十四壇二十一年又增修壇壝於大祀殿丹墀內疊石為臺東西相向為日月星辰四壇又於內壝之外以次為壇二十亦東西相向為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神祇歷代帝王諸壇每歲正之吉天子躬祀殿內羣臣以命分獻二十四壇三十二年以後大祀殿更奉太祖高皇帝配享永樂十八年北京天地壇成太祖配如前洪熙元年奉太祖及太宗並配嘉靖九年始復分祀更定南郊皇天上帝南向太祖西向東一壇大明西一壇夜明東二壇二十八宿西二壇雲師雨師風師雷師遺金木水火土五星何也北郊皇地祇北向太祖西向東一壇五嶽基連山翊聖山神烈山西一壇五鎮天壽山純德山東二壇四海西二壇江淮河漢建方澤於安定門外又建皇祇殿於方澤南以藏皇祇及從祀主正位黑犢一黃犢黃帛黃玉爵配位同無玉四從位黑犢四北羊四豬四計用犢用牝羊及豬各四外二犢一豬一羊一鹿為養豚豚胎糝食脯醢之北羊有角灣下價馬山羊價鹿大祀不用山羊

洪武四年命禮官參考歷代帝王但在中原安養民人者合祭之自三皇至元世祖三十四位六年禮官奏帝王內有父子祖孫相繼者合祭未安於是別立廟正殿五間如宗廟同堂異室之制所祀一十八主皆創業之君其守成令主一十六位所在有

司。歲春秋各於陵寢致祭。屢經增減。至二十年立廟雞鳴山。定以三皇為一室。伏羲神農

黃五帝為一室。少昊高陽高辛堯舜禹湯武為一室。漢高光唐太宗為一室。宋太祖元世祖為

一室。先有周文王隋高祖每室太牢一。禮三獻。樂九奏。舞八佾。每三年一遣官齋香帛至

陵寢祭之。嘉靖九年停南京歷代廟祭。二十四年撤元世祖。並其從祀五臣。

洪武中。命禮臣將歷代名臣功德兼全者。考究以聞。尚書李原名等。查得風后力牧

等三十五人以奏。上曰。趙普是不忠於宋太祖者。元朝既有伯顏。其阿木安童。不必

入祭。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等。皆節義兼美。始終無過。可一體祭之。從祀兩廡。歲以秋

八月卜吉致祭。廡二壇。少牢一。風后 力牧 阜陶 夔龍 伯益 伊尹 周公旦 召公奭 太公望 召公虎 伊尹

高皇帝孝陵。文皇長陵。仁宗獻陵。宣宗景陵。英宗裕陵。憲宗茂陵。孝

宗泰陵。武宗康陵。世宗永陵。穆宗昭陵。神宗定陵。光宗慶陵。熹宗德

陵。毅宗思陵。建文不榘老佛境。建文不榘景帝。稱壇園不榘。隆在

奉先殿。光祿寺每日供養。初一日捲煎。二日甃餅。三日沙爐燒餅。四日夔

花。五日羊肉肥麩角兒。六日糖沙餡饅頭。七日巴茶。八月蜜酥餅。九日

...

肉油酥。十日糖蒸餅。十一日漫麩燒餅。十二日椒鹽餅。十三日羊肉小饅頭。十四日細糖。十五日玉茭白。十六日千層蒸餅。十七日酥皮角。十八日糖棗糕。十九日酪。二十日麻臘麩。二十一日揉糖糕。二十二日芝麻燒餅。二十三日捲餅。二十四日燒羊蒸卷。二十五日雪糕。二十六日夾糖餅。二十七日兩熟魚。二十八日象眼糕。二十九日酥油燒餅。以上一月共用銀一千五百九十二兩。又每月望日用豬九隻。羊五隻。大尾羊四隻。香油。棗。柿。蒲。桃。荔枝。梨。水粉。諸件。用一百六十八兩零。

四月初八日。獻新不落夾。用銀一百六十九兩四錢。玉芝宮供養與奉先同。每月用一百二十八兩三錢。宮膳每日三十六兩。每月一千四十六兩。厨料在外。藥房靈露飲用粳黍老米在外。

皇后膳每日十一兩五錢。每月三百三十五兩。厨料二十五兩八錢。懿安皇后同前。承乾翊坤兩宮。每月各一百六十四兩。

皇太子膳並厨料。每月一百五十四兩九錢。定永二王。每月一百二十兩。內閣寶錄玉牒起居會典制誥諸館。月支另有記。光祿寺每月冊奏一切內外諸費。約二萬

餘金見蔣德璟懋記

中山開平岐陽寧河東甌黔寧所謂六王也。後惟徐沐承蔭如故。餘皆削爵為編氓。弘治中始徵其嗣孫各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始進常氏懷遠李氏臨淮鄧氏定遠湯氏靈璧皆侯。而青田之後復誠意伯王鳳洲曰人知有六王而不知有六公。如馮宋公勝以卒於建文初。一時兵興匆匆不及議追恤耳。李韓公善長雖以嫌疑致隕。然反狀殊未明。見於解大紳所辨冤狀甚悉。傅穎公友德從下中原。首定蜀定滇。功埒開平。置而不錄。不無遺憾。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惟英宗復辟後從襄王之請一再朝。而烈皇時唐王以募兵討賊為撫按所糾。禁高牆。

初將軍年十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時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王綸白諸大臣定議。年及十五方准撥支祿米。定為令。今以民供言之。則日憂不給。以羣宗論之。往往衣食不繼。聞楚宗蕃衍常祿多缺。至有輕斃人命。凌犯尊長。願發高牆。以邀口糧。免飢寒者。事雖可恨。情實可憫。立法未盡善也。

嘗平心論之。有明之富不在官。不在民。而皆在諸宦寺及藩邸。治宦寺之法。莫如祖述。



周官制於冢宰。黜陟有經。予奪有制。凡涉踰閑。可加罪譴。南北衙十常侍之禍。從何而起。至於天子家兒。衣租食稅。毫無職守。不肖者。但畜財貨。聚聲色。以自娛。即有賢者。不過怡情翰墨。較量音律。奉事玄釋。稱出類拔萃耳。其於國家利弊得失。如避家諱。噤口結舌。不敢置喙。而於本宗之流離困頓。顛連無告者。亦充耳蔽目。如秦越然。以為此有司之事也。德政不修。親戚渙散。一經變故。毫無憑藉。駢首就戮。閭門遺繫。賢愚同盡。無策自免。真可歎也。使當日如賈誼所言。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凡郡王當封。祿米於親藩分撥。將軍中尉當封。祿米於郡邸支撥。功總而下。行古人親盡則祧之法。雖屬籍天家。而裁其糜祿。士農工商。聽擇一業。科甲而外。訪其賢能。尤著。行誼過人者。隨才擢用。不限所至。以壯維城。既不以繁費病國。亦不至以虛俸食貧。而國家亦得收根本之助。何至緩急無濟。同歸於盡乎。常朝之禮。近於兒戲。既於軍國大事。毫無干涉。復於君臣情意。絕不浹洽。不過通政司引奏一二本章。例下各部。及五品以上。見朝辭朝各官。面奉賜酒飯而已。昔宋理宗諭羣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小事。而大事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今後宜就早朝面奏。此言最是。彭公韶。弘治中曾疏請於午朝時。召輔部大臣面議。經邦急務。不知午朝之典。廢於何時。

神廟深居簡出。大小臣工。盡以為天高聽遠。致滋叢勝。若似乎一朝接見。羣臣便可暢所懷。來立致太平者。烈王勵精。日勤召對。而朋比為奸。有懷不盡。聽言則答。誦言如醉。陷堯舜之君於危亡之地。時長安民謠云。今日召。明日召。召了一班活強盜。今日對。明日對。對的一起活秦檜。豈不可羞可痛也哉。

舊制宰相早朝。升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拜除。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執狀進入。止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自唐至五代不改。所謂坐而論道者也。自宋范質王溥以前。朝舊相居不自安。共奏請中書庶務。大者具劄子請進止。朝退各行其事。自是奏御浸多。或至盱眙。賜坐啜茶之禮廢矣。我明鑒胡惟庸之害。不置宰相。而以學士叅機務。權勢所萃。漸與宰相等。烈皇慨然復古。時召荆溪便殿賜坐。商榷批答。令其就御前票擬。指揮巨璫。捧几磨墨。間令皇子侍立觀政。孜孜圖治。使得姚宋韓富諸君子左右其間。三五可致也。折足覆餗。皇輿續敗。天乎人耶。真堪慟矣。

鄭公曉曰。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內帝命。獻告謨猷。擬議批答。以備顧問。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所下曰詔。曰誥。曰制。曰勅。曰冊。曰諭。曰

書曰符曰令曰檄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曰題曰奏。啓曰表。箋曰講章。曰書狀。曰文冊。曰揭帖。曰會議。曰露布。曰譯。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東宮出閣。講讀領其事。敎其官而授之職業。凡修實錄。史志等書。充總裁官。實錄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謚。並擬上馬。始為先莊節請謚。蓋部擬者。因送問去其二。以二上請。而御點其一。凡圖書繕寫。鑿校。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征。扈行。凡累朝御製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籍而藏之。凡會勅。稽其由狀。而敘述上請。凡禮部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月課。歲貢。生。廷試。吏館譯生。皆總領之。其屬曰制勅房。書辦制勅詔旨。誥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碑額。題奏揭帖。一應機密文書。王府勅符底簿。曰誥勅房。書辦文官誥勅。番譯勅書。並夷書揭帖。紀功勛合。皆稽按典故。起草進畫。若漏洩稽悞。皆有罰。

國初先置中書省。十五年始置殿閣。自太祖至熹廟。所歷二百六十餘年。共用一百二十七人。而烈皇十七年中。所用四十四人。

洪武九人。李善長。

徐達。

俱在命。汪廣洋。

今胡惟庸。

甯國知縣。以吳沉。

謝吳伯宗。

名核。

員外。以宋訥。

勅劉仲質。

勅朱善。

勅按十五年徵耆儒。鮑恂。

全思誠。

余詮。

張紳。

張長年。

字行。

諸闕俱授大華殿大學士固辭僅列銜未入閣故不載

永樂七人解縉中書庶吉士黃淮中書庶吉士胡廣修撰楊崇編修楊士奇吳府金幼孜中書胡儼華亭

論

洪熙五人華進士奇權謹樂安

宣德五人華進士楊溥修撰張瑄寧州陳山卿科奉化

正統八人華進士陳循曹縣馬愉俱修撰苗衷編修高穀張益

景泰九人華進士彭時修撰高輅江淵蕭鎰俱編修俞綱卿府王一寧吏部王文史

天順八人華進士徐有貞許彬俱庶吉士薛瑄御史李賢主事呂原岳正陳文俱編修

成化十人華進士劉定之編修萬安劉珣劉吉彭華尹直俱庶吉士

弘治六人華進士徐溥編修劉健丘濬李東陽俱庶吉士謝遷撰修

正德十四人華進士焦芳庶吉士王鏊編修楊廷和庶吉士劉宇上海曹元兵部劉忠梁

儲俱庶吉士賈宏撰修靳貴編修楊一清中書蔣冕毛紀俱庶吉士

嘉靖二十一人華進士袁宗舉興府石瑄賈詠翟鑾皆庶吉士張孚敬南刑

桂萼丹徒方獻夫李時俱庶吉士夏言行顧鼎臣撰修嚴嵩庶吉士許瓚大名張壁張治

呂本俱庶徐階 袁煒修庶嚴訥庶李春芳修庶郭樸修庶高拱庶

隆慶八人附見前陳以勤 張居正 趙貞吉 殷士儋 高儀俱庶

萬曆二十人居正呂調陽修庶馬自強 張四維俱庶余有丁修庶申時行修庶王錫爵修庶

許國 王家屏 陳于陞皆庶趙志皋修庶張位 沈一貫 朱春 沈鯉 于慎行

皆庶李廷機修庶葉向高修庶吳道高修庶方從哲庶孫如游

泰昌四人從哲劉一燝 韓爌庶

天啓二十一人從哲一燝煒如宗彥 朱國祚 沈淮 史維階 孫承宗庶

朱國禎 顧秉謙 朱延禧 魏廣微 周如磐 丁紹軾 黃立極 馮銓 施

鳳來評張瑞圖 李國楮

崇禎十四人 錢象坤會鄭以偉上張至發辛周道登吳何如寵相溫體仁俱庶

程 李標 成基命 錢龍錫 薛謝陞州黃士俊俱庶程國祥 徐光啓上吳宗達此

俱中范景文 周延儒 吳牲與劉弘訓長王應熊俱庶魏紹乘滑錢士升嘉林

鈞潛賀逢聖俱文震孟張方逢年 傅冠道蔣德璟潛張四知潛陳演俱井

黃景昉潛丘瑜 李建泰來宗道 楊景辰 何吾驥看孔貞運密劉宇亮評

國觀韓城楊嗣昌武蔡國用。

姚明恭

新范復粹

方岳貢

魏藻德

唐以來六曹尚書各有四司。以本部為頭司。餘為子司。頭司者。吏部郎中。戶部郎中。之類是也。子司者。司封郎中。度支郎中。之類是也。國初仍其制。但改本部為總部。洪武二十三年。仍改吏總部曰選部。戶曰民部。禮曰儀部。兵曰司馬。刑曰憲部。工曰繕部。二十九年乃定今稱。

先是陞用六部堂上官。不拘何衙門。如天順間。以布政王昺為禮部尚書。初無禮部。必由翰林之例。又楊士奇以儒士由兵府審理。胡儼由教諭。李賢由吏。曹。薛瑄由御史。權謹由知縣。皆得入閣。亦無內閣。必由翰林之例。成弘以後。兩京吏部。內外禮部。必由翰林。自是調林。獨踞清要。冠各衙門。而稱首矣。烈皇痛心積弊。大破資格。故有知推考選翰林。如汪偉等。外官入閣。如范景文。蔡國用。方岳貢等。乙榜授節鉞。如孫元化。丘民仰。或為大司馬。如陳新甲。巡按徑轉巡撫。如王漢。按臣改授大鎮。如張學顏。明經除授六曹。如史惇。徐有聲等。薦舉立司部務。如蔣臣。建言武舉。即授吏垣。如陳啓新。立賢無方。大聖人圖治苦心。愛材至意。如飢如渴。而為之用者。或不能盡心竭力。仰副知遇之恩。從旁觀者。但爾分門別戶。坐視居圍之亂。食身之虀。終亦同盡。哀哉。

唐門下省有給事中等官。國朝革門下省。改通政司。止存其屬。給事中分為六科。若即以屬通政司封駁。亦良法也。

洪武十五年起。南陽衛百戶吳權。濟寧衛鎮撫胡溥等一十三員。為福建山東各布政等官。十八年改陝西指揮楊貴。天策衛鎮撫歐陽相位等九員。為河南四川布政等官。成化中。亦改錦衣百戶何瑾。為尚寶司丞。府軍前衛副千戶于冕。為兵部員外郎。此皆本朝舊章。非前代遠事也。

二十一年。賜信國湯和夫人胡氏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綵緞三表裏。勅曰。婦之道。專內政而無妬。勤勞啓家。夫婦同心。若此。古有之。今人少見。惟湯和與爾夫人。同朕鄉里。當天下大亂。人各挈家避亂。朕依豪雄所在。如之。獨爾信國立勲業於大庭。今也功成名遂。攜長幼而歸故鄉。嗚呼。昔爾夫婦黑髮而來。今歸故鄉。皆蒼顏皓首。夫人淑德。命婦如之鮮矣。特賜助和之功。啓家之勞。如數。夫人領之。永樂八年。遣行人余昊。勅涼州都督吳允誠妻曰。比達寇以兵脅爾夫婦。為叛爾夫及子。從朕征討。而爾能守節勵志。與子管謀。執叛者戮之。以婦人而東丈夫之節。忠以報國。知以脫患。朕甚嘉焉。今賜爾綵幣十表裏。米百石。鈔四十貫。羊四羖。用示褒。

嘉以婦人而特膺綸褒亦布有之曠典也

此下有許松泉大遜詩十  
章見湯懋小品故不復錄

賀長白曰嘗考史三事有與今日用人相類者宋仁宗嘗嘆輕薄少年不足為臺閣重宰相探旨務引老成不愜人望甚者語言文章為世所笑如彭乘之在翰林楊安國之在經筵今日枚卜諸公不類是乎仲簡知處州治為浙東第一而知廣州不能禦儂智高之亂沈起令海門有治績而知桂州遂挑交趾入寇之釁孫永以文雅著稱而知秦州遇倣怯懦為邊人所輕今日經略諸公不類是乎唐竇懷貞尹京官時京尉由墨勅入臺者不可勝數或問縣官相次入臺縣事辦否曰倍辦於往時問其故曰好者總在僥倖者悉去故也問者大笑今日考選諸公不類是乎

宋乾德詔云吏多難以求治祿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重費不若省官益俸此實至言外官全憑紙贖公費後亦盡行革裁盜鈴掩耳害在民生而京官則繁簡相懸丹崇迥異大僚不具論祇如四衙門聲勢赫奕苞苴暮夜無日無之而冷署散員每月止隨朝米一石其俸經歲不得關支至於官包兒即所謂折色也則取辦於贓罰庫大約朽蝕不堪高昂其值有若無耳壬午年予衙門中領出玉帶一條逆瑤物也估價千金此足充數十人之俸矣歸之堂官以候變價誰為售者徒空言耳賢者安貧



守職興嘆北門而不肖者藉緝捕名色拏訛紮因因緣為奸以盈其索有志之士蓋與為伍此亦養廉無法激勸失平之弊也國初定黜陟之法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迨後官或有缺不候考滿而遷去者多矣是三年陟官之法不守也又三年一朝觀考察不候考滿而黜者亦多矣是三年黜官之法不守也既行三年考察之法又行遇缺推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入哉况四方之遠赴京考滿往返勞費且悞公務惟令本處考核為便方面官有撫按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覲定黜陟兩不相悖也較士之法至國朝極嚴然待士亦稍稍薄矣艾千子有試義一序殊堪捧腹按金泰和九年省臣奏科場搜檢至解髮袒衣索及耳鼻非待士體查大觀故事第令舉子就沐浴堂官置衣令更既可防濫亦不失體從之此可舉行也

楊文懿守陳有殿試紀事六首云百官朝罷集賢良鶴立瑤階共幾行展卷更瞻天

日表賜題初見璧奎光花沾紫硯春風暖香駐彤闈午漏長自愧薄才何似者敢先

堯舜答君王玉階侍臣登殿拂金箋進士芳名在手邊御筆流香三甲定仙毫含潤

百行聯開當玉几臨風奏捧出金門映日懸萬口歡聲如鼓吹共瞻龍虎在中天全榜

題曙鐘初動瑣闌開。廷唱科名引大魁。金榜已從三殿出。玉音初自九天來。發聲使  
掩雲門樂。餘響猶存繞殿雷。濟濟藍袍聽拜罷。百官齊賀得賢才。丹陛錦雲深處綺  
筵張。俊士成名拜寵光。盡戴宮花移入座。共聆仙樂笑銜觴。紫宸日出宮袍爛。紅杏  
風來俎豆香。夾道彩旗歸馬緩。酒中猶自誦虞唐。瓊林彤庭冠珮列如山。進士還成  
玉筍班。聖主敷恩在天上。大臣傳旨出雲間。羅衣一襲當先賜。楮幣千緡與眾頒。草  
木共歡承雨露。明廷趨謝仰龍顏。瓊林藍袍陸立雁行聯。拜謝皇恩拂曙天。佩玉清  
含宮漏響。表函香惹御爐烟。近臣贊禮雲霞際。中貴開緘日月前。遙想重瞳樂觀處。  
定知葵藿意慳慳。謝恩

京營官軍之制。予於玉光劍氣集中記之詳矣。日久弊叢。盡失初制。尺伍之籍。半為中官  
勲戚家人冒占。按籍則有。核實則亡。已巳之役。戎政尚書李公邦華。稍稍稽覈。遂為內  
寺飛語所中。罷任去。去國之日。守門羣奄爭拌擊之。至於裂其衣冠。辱其妻孥。真可痛  
恨。壬午荒疫之後。幾於空伍。甲申寇至。點萬人上城。亦不能足數。而襄城監子。猶大言不  
慚。為主戰不主守之說。以惑上聽。寇薄城下。伏戎四起。戰守兩誡。誤國之罪。一死不足贖也。  
吳駿公曰。祖制京營軍三十萬。五軍府與三千神機為三大營。後于忠肅改為十團。

營成化初為十二團營以京軍班軍各三萬充之而班軍分其半以番直是京營常得十二萬人也。勲臣為提督內臣為監督少司馬協理戎政。浸廢三千改為神樞。猶存三大營之舊。又疏為二十九小營。其罷廢者退為老家。萬曆五年始置選鋒。天啓中再設壯丁。立殊科以增厚積。究其勇怯無以異也。又有勇士四衛二營。宣德中置名為天子禁旅。皆領於京營。而圍子管管上直。又刀手及京軍步隊名曰前後公侯之子弟亦隸焉。備環衛扈從。不足言軍。錦衣衛有緹帥。有東西司房。有街道房。南北鎮撫司東廠有掌刑貼刑千百戶。皆取之錦衣。領十二彩。主徼巡譏察非常。合之京營十餘萬。奴袴之子。廝養之卒。四方輕剽無行之徒。托名擁護。食縣官者不可勝數。又權貴豪右之家。占虛名。糜月給。有事則僱覓傭馬。京師之人盡食營糧。而京營幾於無兵矣。班軍之番上也。諸不行者皆入錢營免。及至都候尉吏。要求百端。往往正身脫歸。押班官受其錢。以保持塞責。即勲家請求工作。亦利其直。不必其人。是以名為解軍而無軍。名為給糧而無糧。祖宗宿衛踐更之兩制。內與外交病。京軍耗而班軍亦窮。烈皇初即位。戎政侍郎李邦華嘆曰。京營敝壞極矣。請練汰其老弱虛冒。而擇魁健材力之士。為天子親軍。曰此安危存亡所係也。其言甚剴切。乃積習難振。而驕惰

性成且勲宦家。冒占者強半。羣惡其不便於己。恫喝於上前曰。京軍道路切切耳語。且有變。請亟罷李侍郎以靖之。上風知邦華忠。顧流言日至。不無心動。邦華竟罷去。代之者為陸完學。盡更其法。與中官深相結。譽言日至。而滿三考。晉官保。且得世內。廢。上欲以大閱恩賚。示鼓舞。而城守宜戒。遂於十一年躬自閱城。前軍掌印勲臣大集禁門。紅盔將軍陞戟而屬於門。勲衛帶刀護從者百餘人。黃門列鼓吹。天關出良騎。五軍神樞勇衛前鋒各營。裨首弓韃。各樹森鎧冑。旌旗彩色絢爛。天子輦而陞。由正陽崇文朝陽東。直安定。得勝。軍成宣武而下。還宮。翼日再由廣寧。右安。永定。左安。廣渠便門。六軍望見乘輿。呼萬歲。文武官改服色。鸞帶騎從。上大悅。召完學入御幄。面獎勞。飲以金尊酒者三。即以尊賜之。完學尋以年老乞身。還寵養去。而京營軍實未可用也。

京營自監督而下。又有總理捕務者二人。提督禁門巡城點軍三人。皆以中官為之。中外多事。宦者易奏請。上為之發帑金市哈夷馬。厚募邊人補部伍。然中官無他籌略。用火器而藥局頻災。議車戰而車乘不習。徒具文耳。上屢旨訓練。立標分幟。日不過二三百人。勒習未終。黃昏遽散。僥倖抽驗之所不及。玩愒而佚罰者無算。令甲以

一營練一技長短左右不相習而互施雖練安所用之。時邦華復召入為都御史。遇戎政侍郎王家彥于朝。詢京營近制。相向歎息。明日邦華請對曰。老臣向以戎政不效。自謂永填溝壑。不意復覩天顏。去國十年。聞京營之弊滋甚。陛下誰與為家。戎政王家彥為臣言之。未嘗不流涕也。上召問家彥。家彥對曰。主臣有之。惟今日嚴買替之禁。改操練之法。庶可救萬一。然當邦華在事時。尚可為。臣自度才既不及。勢又已晚。恐悞國。惟上進退死生之。上喟然不懌而罷。

國初錦衣衛官二百十員。後增至一千七百餘員。祖制。凡內臣傳陞及勲戚帶俸者。俱不管事。其校尉以功陞者。不得過千戶。所謂功者。如緝獲大夥強盜。及干犯十惡之類。皆得陞一級。諺謂之帽子頭。凡遇郊社大典。分撥執事。約用六百餘員。而一應仙橋輦乘。壓撥被薦之屬。及平常五所五十司掌印。放米劄軍。常朝掛金牌。直日出外奉駕帖拏人。非此輩不諳練其事。其文武世廢子弟。合計不過八十員。或老疾。或幼稚。或給假奉差在京者。僅二十餘員。專以備南北鎮撫司及堂上之選。魏璫擅權。用其私人。乃有以功陞倖進者。漸次加至堂銜。大約由北司進。蓋北司專掌詔獄。居其位者多天性刻薄。武健深內之人。乃能迎上意而固己寵。世家子弟。不敢為也。

錦衣所掌者。鹵簿儀仗之事。旗手所司者。旗幟金鼓之屬。諸軍世卒。而府軍獨簽幼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諸衛皆統軍卒。錦衣獨領校尉。即周之虎賁旅賁也。其鉏擊豪強。擒賊盜賊。則漢之司隸也。以扶輅傳宣。又詔獄所寄。宜重其選也。

宋時待下有禮。然于至兵敗必誅。贓罪必刑。未有姑息者。國朝無甚恩禮。而法亦不行。敗軍之將。可以倖免。贓私巨萬。止於罷官。是吞舟之漏也。至於小小刑名。豪不假借。反有凝脂之密。則輕重胥失之矣。烈皇勵精圖治。信賞必罰。督撫鎮將。敗轅債事者。時有誅夷。而積弊既久。相蒙更甚。如痿痺虛損之人。投以滌盪驅除之劑。病未去而身不支矣。奈之何哉。

大臣之義在於體國。小臣之義在於守官。何也。部院大臣。位尊任重。君國同其休戚。非一官之守能盡。而上之責之。亦不止於一官而已。如吏兵之會推。禮曹之會議。刑曹之會審。凡大典禮大賞罰。無不使六卿共之。非若尋常政體一部得專也。奈何以一官自盡。而秦越視之。徒循故事。喋不出聲。非大臣之義矣。至於部司之臣。本無言責。凡錢穀甲兵禮樂刑名。各守其官。以承其長。夙夜在公。自盡其職。上之責之。止於職內。未嘗以錢穀責之。吏兵禮樂責之。法官也。舍所當守。而越俎是問。非小臣之分。

矣此論未為不是然小臣能言亦大有益如分宜誤國江陵奪情臺諫寂然而部寺之班侃侃正論亦何可少大丈夫當事機之會胸有真見寧為仗馬毋為寒蟬寧為披鱗毋為承竅要是血性男子不可奪志豈以一官自畫至於大臣無能遇事推諉模稜伴食往往而有乃復有小忠小信假仁假智詐以售奸訐以為直谿刻變幻容軀竊位如韓城烏程之流貽害釀亂罪固不小

四友齋叢說有云考選科道不當徑用行取諸人凡取到知推分置各部郎署待一二年後選其有風力者任科道則在輦轂之下與吏部聲問相通其人易知且數歷中外必老成練達與新進轍至通顯者不同耳

天下財力止有此數不在彼則在此漢時離宮別館至於百千崇麗莫比有宋以來離宮之設甚稀至我明則大內之宮亦止一二而都城內外寺觀數千百所金碧焜燿略如帝居則漢代宮室之盛化為佛土矣前代公卿大臣居處服飾不減王侯國朝即元勳上相自奉甚薄而親藩有茅土之貴宮庭服用與人主埒是漢唐大臣之饗歸於天潢矣其次則大璫巨貂習見天家所為尤而效之而其財力又足以副之往往踰分僭擬莫可究詰夫人臣之盛歸於天潢固其所也猶思所以節之貂璫僭擬悖制甚矣至人

主之居。化為佛土。耗數金錢。莫知紀極。不亦過哉。聖人復起。必有窮變通久之道矣。祖宗時。歲用者以一黃蠟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三萬觔。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十二萬。以巾帽局紵羅皮張言之。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三十餘萬。正德末年。至七十二萬。民生日蹙。物力日貴。一切中飽之病。何可勝言。

東直門外二十馬房牧草料。每一房用太監二人。每草一萬。須使費二十兩。其馬數不許稽查。曾有疏請查核者。問發充軍。此一弊政也。又司牲所養羊三百六十餘隻。每隻日支黑豆八合。草一觔。牧羊軍一百二十名。官吏二名。五年內支過黑豆二千八百餘石。每石價四錢二分。該銀一千二百餘兩。草二萬四千餘束。每束價二分。該銀五百餘兩。未八萬八百餘石。布花銀七百餘兩。□□間光祿卿趙錦題免。怡在京闈。大壩牧養牛羊若干隻。以供皇上冬月進乳之用。每歲十月朔始進。至二月朔止。其數十倍於此。所支草料糧米各費。不啻數十倍於此。監以內官數員。仍每年添補死潰銀兩若干。其實每日進乳數升。仍取之市上。而此項錢糧。止供乾沒耳。

弘治中查乾明門外貓十二隻。日支豬肉四觔七兩。肝一副。刺蝟五個。日支豬肉十兩。羊二百四十七隻。日支菜豆二石四斗二升。黃豆一石四斗三升二合。西華門狗



五十三隻。御馬監馬二百十二隻。日共支猪肉併皮骨五十四觔。虎三隻。日支羊肉十八觔。狐狸三隻。日支羊肉六觔。文豹一隻。日支羊肉三觔。豹房文豹七隻。日支羊肉十四觔。西華門等處鴿子房。日支菜豆粟穀等項料食十石。上命放之。以省浮費。其虎豹等絕粒聽其自斃。至正德中悉復之。仍增數石。惜哉。以此養賢。足供數十人。以此恤民。足以活無告之民數百人矣。又豹房文豹一隻。役勇士二百四十人。歲廩二千八百餘石。又占地十頃。歲租七白金。徒以百姓之脂膏。飽禽獸之腹。以朝廷之金錢。充宦寺之橐。未知賈生當作何痛哭。烈皇時盡殺虎豹。以賞壯士。餘悉屏之大聖人作用。迴絕尋常如此。

南京漆園。掌以百戶二員。甲軍一百餘名。樓園百戶一員。甲軍一百餘名。俱三年撥人。匠採取。不過二百觔。祠園百戶二員。甲軍二百四十名。每年採油止一百五十觔。初不解其故。後查洪武初。以造海運及防倭戰船。所用油漆。樓纜。悉取於民。為費甚重。乃設三園於鍾山之陽。各植萬株。以備用。而省民力。聖慮淵深。動念民瘼。若此。然後來海運不行。樹朽園荒。迄無實用。則典守者之罪也。

太僕寺馬價見朱文肅湧腫小品故不復錄

弘治中題准一應祭祀。除奉先殿並先師孔子用尺四盤。其餘以次遞減。其大善殿

漢經等殿大庖厨等處朔望九七供養用各色菓品每歲通計九萬四千九百餘觔亦行量減。

王文恪曰初內庫積金十窖每窖若干萬蓋累朝儲以備邊未嘗輕費景泰末頗奢英宗聞之而嘆曰累朝之積其盡乎及復辟往視僅缺一角耳旋節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韋興等作禱祀宮觀奇巧寶石諸事而十窖如洗烈皇末年內外並誅至出宮中金盃銀盆等助餉廷臣妄聽神祖所積不貲寧窘至是帝實德以此示儉耳暨闖賊破城庫藏匱竭止於周皇后宮中得元寶七百錠而已聞後重修武英殿於地基下得方磚數萬色如漆重不能舉察之皆精金也乃知向來在外者皆為逆賢建三殿給邊餉費盡而神祖所蓄閔不宣示雖聖子神孫不得而知之也

太宗設供應庫於內宮牆外密邇御所云典守者出內作弊令納戶高叫皇帝則自聞之後有叫者以為驚駕輒問徒杖竟不得申非立法之意矣甲乙丙丁戌庫與天財承運庫俱在磚城北惟天財庫贓罰銀香料等最富文華殿南是內承運庫歲入銀絹除支用外餘皆入內女官庫雲南各處礦銀各門辦銀歲進若干亦入內女官庫各處折糧銀有一項入太倉以備邊用歲送西北諸處三十餘萬兩

古今戶口登耗不同。大約易代之初常耗而承平日久則登。洪武初嘗元末殘毀之後戶猶一千六十五萬二千七百餘口。六千五百四十四萬五千八百餘。至萬曆六年戶一千六十三萬有奇。口六千六十九萬有奇。亦云盛矣。然冊籍雖填。隱漏實多。戶籍流離不報者衆。太初先生云。今日賦稅之法。密於田土而疎於戶口。故土無不科之稅而冊多不占之丁。是以租稅不虧而庸調不足。生齒日煩。游手日衆。一一清之固未易言。然亦幸有此耳。仁政久湮。力役無度。驪山之徒。黃河之役。不患庸調不足而患費端易構。為政固在人耳。

何良俊有文田圖式。最為簡易。其言曰。凡丈田地當立經緯二冊。蓋經冊記戶。以戶為主。而田從之。戶有定冊。而田每歲有去來。緯冊紀田。以田為主。而戶從之。田有定額。而業主每歲有更革。田有定額。則糧有定數。每年止將經冊內各戶平米總數合着緯冊內。田糧總數照會計輕重派糧。則飛詭自絕。經冊圖式。一戶某人幾丁。

田幾頃幾畝幾分。內上鄉田若干。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中鄉田若干。下鄉田若干。

各開註如上

此戶冊也。即太祖所定黃冊。凡徵糧編役用之。每年推收過割。各圖逐一

開註送縣會計其數。查算明白。攢造一冊。據此徵收。庶無脫漏。若一戶而各區納糧。

則吏書得以入出隱蔽矣。是即舊規所謂白冊至十年大造之時，亦有依據。將第九年之冊為主，再加查審，不甚費力。二冊俱要各圩里長編造，蓋一圩之田亦不甚多。其業主佃戶里長必知之。若佃戶還此人之租，而田在別人名下，即係詭寄。極易稽查。若里長造冊受賄，通同隱蔽，查出重處，但要精神周，禁約嚴耳。緯冊圖式。上鄉某區田若干畝。某國人田若干中鄉下鄉。俱開註此田冊也。各區各圩之田皆有定額。如有買賣易主，即照經冊各人戶內扣改佃戶姓名。各圖查算明白，送縣撥造於與管糧官。將經冊內各戶某鄉田糧合着緯冊內某鄉糧數查算明白，務要相同，則安得有弊。今徵收一戶之內有數十處分納者，其各戶田少之處，有止納一二錢者，頭緒繁多，稽查不易。若二冊之式一定，則弊革而官亦便。

永樂大典初命解縉纂輯，名文獻大成。上嫌其未備，乃命姚廣孝等重修之。正總裁三人，儒士陳濟與馬副總裁十五人，纂修辦事編寫各官吏凡二千一百十人。五年乃成，凡一萬一千餘本，賜今名真千古奇觀也。雖經大變，聞至今尚存。本陳和尚曾得見之，裝潢整潔，如未觸手也。

古今治曆者亡慮數十家。由黃帝訖秦，凡六改。漢五改。魏訖隋，十三改。唐訖五代，十

六改宋十八改金元三改其間傑然名家者三漢太初以鐘律唐大衍以著策元投時以晷景而晷景為近其所因者本也太祖吳元年太史令劉基進戊申大統曆已而欽天監博士元統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曆元然與授時無增損但異名耳自後建議改正則有俞正己鄭善夫周濂周相諸人專官修治則有童軒樂鵬華湘諸人著書考定則有鄭世子載堉副使邢雲路諸人言人人殊旋復報罷迄於萬曆西士來賓繼軌遞至一時象緯曆算之學迥出尋常李之藻推較于定陵徐光啓連茹于烈廟開局京圻闡微析幽可謂精矣國變後乃始頒行痛哉然今之星家云為人推算祿命用舊曆則驗而用新曆則不驗此又何也

馮元成曰喜功者好誅殺核法者果廢置故江陵之政肅氣有餘而善氣不足然於上帝為罪人於國家則為能臣此平心之論

萬曆十三年大理評事雒于仁進酒色財氣四箴被譴其辭曰酒為勳藥祈朝不輟心志內昏威儀外缺神禹疏狄明德興隆晉師銜杯槽丘成風進樂陛下醲醑勿崇豔被妖冶侍近在側啓寵召侮爭妍誤國成湯不通享有遐壽漢成寵妃享年不久進樂陛下內嬖勿厚競彼鏐鏐錙銖不刺公帑稱贏私家塵甑武散鹿臺天下歸心

隋場剝利。天命難謀。進樂陛下。貨賂勿侵。逞彼忿怒。恣性任情。法尚操切。政戾公平。大舜溫恭。和以致祥。秦之暴戾。群慙孔彰。進樂陛下。舊怨勿藏。于仁此意。雖善而詞近悖。殊乏從容啓迪之義。且進樂陛下。是何等語。宜其不入也。

烈皇時。嘉善錢士升。以上聽烏程言。欲征江南富室之財。亦進寬簡虛平四箴。拂上意。歸。惜佚其詞。

一監司登對。神宗問菱價。對曰。不知。問何以不知。曰。臣於職事。非不盡心。偶不知菱價。他日擇按察。上曰。向有不知菱價者。為誰宰執。請其故。上曰。朕欲知四方利病。須忠信人。如菱價杜撰一個。有甚不得。大哉五言。觀人於所忽如此。

趙無聲。維震。會試後。上萬言書曰。臣東海豎儒也。萬歷丁丑。由里選入國學。庚子。應試京闈。主司拔臣第一。時有以苦思僻學。糾臣者。蒙神宗皇帝釋不苛求。臣何此作養特恩。恨不即捐頂踵。願屢上公車。而屢報罷。庚申秋。神宗升遐。臣聞訃。長號痛報。効無日。公車之志。灰矣。會聞違倣。喪師廢地。患且剝膚。妄計此番試事。主者必別有一段振作精神。羅真才以裨實用。二十年來。熱血不得灑之。神宗前者。今或灑之。皇上之前。故得從事計偕。比至見部臣條陳。無不切切於真才實用。而喫緊尤重後場。

臣更私喜。度必有以自見於是三入闈中。嘔竭心髓。而五策指事直陳。不惜忌諱。尤臣所謂感殊。過於先朝。圖報稱於今日者。迨放榜。而臣仍黜落。臣伏思之。在臣之身可廢也。而臣言決不可不收。况今時事日迫。蠹壞日甚。誰非臣子。忍默默而處此。竊效古人詣闕上書之意。撮五策中要指。而並悉所未盡。以備補救之萬一。惟皇上垂聽焉。主司策臣首言聖學。臣謂學期實用。不務空文。論學於今日。一切漢唐中粉飾文具不足法。莫若抉其要於時務。當此東西多故。睿慮正虛。不妨侈談前代中興機略。而近則采輯二祖所為。經畧中原者。若何而以赤手爭天下。洗腥羶。光日月。若何而以藩服靖內難。犁虜廷。奠九鼎。何以今日全盛之多方。不能制小醜。雪國辱。反覆開諭。以振怯懦之膽。而堅柔脆之骨。使異日者。即卒有甘泉之倣。而不震不懣。從容坐鎮。以恢安攘之猷。則學有實用。而經筵日講。正不必輟也。臣故於篇終申之曰。不此之務。雖抗坐講之禮。進折柳之規。正心誠意。不停於耳。臣懼其同於學究蕪儒也。主司再策。策及用智。而誦言漢唐以來五臣之烈。臣謂如張良。諸葛亮。唐郭子儀三人者。真智如愚。無庸置喙。若寇準。澶淵之役。不可無議矣。然了此不過五日。似非確有成見者。不能片語折券。乃若謝安。而與前四人並置品題。則臣所未解也。

今推安者。謂安指授方略。不動聲色。而推強敵。顧所謂方略。於史絕不概見。夷考肥水之戰。徒以朱序思歸。漏其情實於我。謝玄因而摧之。非安預有神謀秘計。能使之半渡潰也。臣故於篇終申之曰。今之君子。好談揮屢之遺風。自謂比肩赤松。接踵卧龍。及臨敵而懼。無論不能為免胄之子儀。即欲求如準之孤注。而莫肯以身試。此所謂以曆智成其真愚者也。三策策及大法小廉。臣謂大臣自處與小臣異。小臣崛起窮巷。饑寒之色未除。於世味易染。故不得不糾以廉。若大臣歷踐華臚。鐘鼎自其本分。而區區以脫粟布被表見。無論不足成品。恐於報稱亦甚薄。則直當奉法自効。而不必拘以廉法何妨。即所稱伊周是也。尹之事太甲也。不狎不順。舉羣小悉屏置之。且之事成。居則負屨不言專。出則破斧不避怨也。皇上冲齡踐祚。與商周二幼主正似。祀憂者謂幼志未定。頗致疑於林旁之側。二臣憂國奉公之法。獨不可倣而行乎。即伊周事業。有難責備。而所策寧靜淡泊之武侯。亦不僅修清人之玄致也。臣故於篇終申之曰。位若公孫。而徒借酸士寔夫之容。蓋其猥瑣庸鄙之質。所謂法不成法。並廉不成廉者也。四策策及和衷。而臣謂中與中爭。外與外爭。中外復互爭似矣。不中不外。中立而制其命者。誰。皇上冲齡。方且矧其耳目心膂。悉委之二三元老。則砥柱



狂瀾責有攸屬。恐不得聽諸臣之構訐也。且今中外之事。公論在朝野。定案在疆場。固非曹口所能掩。亦非曹口所能亂。當局者誠滌濯肺腑。而奉皇上之宸鉞。以雷厲而風行之。片語獨裁。皎如白日。亦何必效兒女之嘖嘖哉。臣故於篇終申之曰。明知曲直有歸。而莫與剖。畢竟酬知遇之心。不勝其避嫌怨之心。急上奉公之念。不勝其養交植黨之念也。至策士且竣。憂及邊籌。而謀所為中病之方。切時之畫。臣謂今之邊事。必非一召募一加派一發帑一易將所能了辦甚明。而四者之病。一振於召募。惟召募而餉不得不加。帑不得不發。將不得不數易。而究竟總不能得其用。何者。自撫順之役。殺戮倍慘。我兵氣奪。繼以四路敗衄。彼百戰百勝。此百戰百敗。風聞四方。此曹生氣漸滅殆盡。凡今之應募至者。皆以金錢餌而致之。而未幾或中道逸。或乘隙噪。或望風奔。金錢用未既。而眾已鳥獸散矣。何者。未對壘而自知必死也。夫淮陰能驅市人戰。亦驅生人耳。若市之死人。即韓白詎能驅哉。竊為今計。莫若暫格恢復之議。而一意固圍固圍之法。莫若於練習時。亟回其生機。而奪其死魄。非可責之卒伍也。必首重其責於經督。經督自信其能生人矣。而後以轉大將。大將自信其果生矣。而後以轉偏裨。偏裨自信其果生矣。而後以轉千夫長。百夫長。轉屬而下。勢不能人諭人。

晚而不極於人。諭人晚。恐精神不足動。而生氣必不回。即固圍未易。而何言戰。故夫恢復之議。非遲之十年。未得輕議也。而說者猶曰。吾以天下全力。何難滅此朝食。夫四五年來。無地不徵兵。無地不加餉。全力亦略殫矣。而效安在。臣故於篇終申之曰。恢復之名甚正。績甚高。心非不慕之。而今非其時。但願中外諸臣。無一息敢忘恢復之心。無一人輕開恢復之口。如是十年。於不見不聞中。密為之圖。使敵陰墮。喜術中不覺。而後恥可雪也。雖然。策雖有五合之總。第一事。請得畢其說。夫遲之十年。第就彼已理勢論也。乃今患且剝膚。眼前之急。莫急於擇人。擇人莫若用舊臣。用舊臣。則經臣熊廷弼決不可罷也。今試問諸臣。能諳彼中要害者。孰與廷弼。諳彼中兵將勇怯者。孰與廷弼。諳彼事情形者。孰與廷弼。毋論竟廷弼之才。必可收効異日。即就今日而求一適遠之導師。舍廷弼誰任者。前事不効。自是廟堂悞之。非廷弼罪也。經撫之不相能久矣。竟樞者早宜分之。使戰守各自為計。則就其所至。當各有可擬。即不然。而功罪較然。亦不得更却。而當時莫有持是議者。何怪乎其兩敗。亟釋廷弼。使帶罪即戎。而以嚴旨督其後。固今日救急第一着也。其次則莫若議分地。凡今之不欲分者。皆自為地者也。以臣之愚。無論前此二臣不當合。即今之樞臣鎮臣。合而萃之一城。何為者。况今經略極難得。

人苟非還舊經臣以初服則必當以視師者總其事而鎮道以下則盡地而守某住某鎮某住某屯某口各專其任功無旁分而罪亦無旁貸蓋前既以牽掣快事今斷不能蹈前車也其次則議設險山海以外藩籬撤矣今當別設藩籬以山海作邊陽以永平作廣寧以薊門作山海重關疊嶂各屯精銳而以阜將督之賊臨關則馮城固守以扼其吭賊或從間道入則我將銳卒尾其後如尹繼倫故事如是既可壯神京之外護又可樹勤王之聲援此又宜尅日措置者也而至於臨陣決機則又莫如議御兵御將御兵之說在揚素素每對陣先遣一二百人嘗敵陷陣則已不能陷而還者無衆少盡殺之又遣一二百人往如前法以是人懷必死戰無不克所願為將兵者策也御將之說在周世宗世宗為劉昊所敗是日斬敗將何徽等七十人兵威復大振卒敗昊夫一日而斬七十將幾於無將矣而功卒以成可知真將自不乏而法不必則廢不去廢不去則真不出庸庸者混之也所願為將將者策也而求其本計則莫急於用謀臣觀敵之用兵其將擊也必先伏以緩我一動則如飄風迅雷而使我的手足不及措一切廣間設奇種種出我所不得窺而我數年來未聞有一戰出於謀者即如昨歲搜獲奸細劉保彼所利敵直一月百金耳夫其人而可以百金動至於滅

門不顧。脫有賞其滅門之罪。而更月以千金。嗚之。其為我効死。豈再計哉。兵事當陰。而必陽用之。兵事尚詭。而必正出之。如畫地圖。如行鄉飲。如之何其可也。臣觀彼自。撫順以來。每破一城。拔一鎮。未嘗不用內應。蓋彼之得志。惟是。其可乘亦即在是。因其。虛而虛之。因其實而實之。安在彼之終不可圖。而遼東之終不可復乎。而臣猶有說。焉。今朝廷用人。莫病於未核其功能。先畱以官爵。夫權以行罰。爵以酬功。權不重則。法不行。爵及罔功。何以責効。廷弼一世偉人。而初出再出。兩晉秩而兩無辭。臣時已。竊議之。故任事者。與其為袁應泰之悞國。毋寧為解經邦之自揣。而朝廷任人。與其。奪於不効之後。而恩已褻。毋寧嚴於未任之初。而精其選。堂堂天朝。豈其乏人。蓋即。有之。而莫敢自任耳。何者。任事易。成事難。而無奈議事又易。彼謂寄首領於敵。猶可。且暮俟。而寄身名於多口。恐猝發而不及收也。嗟乎。今天下士氣約結。釀成一片靡。靡世界。實惟二十年來。搏擊鋤剪之積威。相沿剗制之當此日。而猶不痛懲。殷鑒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真可痛哭流涕者也。然臣終不得不求備於宰相。臣嘗讀金史。終。篇曰。金自南渡後。為宰執者。曾無恢復深謀。臨事必低言款語。互相推讓。以為養相。體事危。輒會議。議不得輒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振刷者。必指為生事。每。

北兵壓境。則歔歔對泣。或殿上長吁而已。浸尋良久。卒以亡國。天祚皇明。曆數固未艾。然適日台衡。不幸有其象矣。所覲社稷有靈。急與轉一鐵石肝腸。不顧身家。不顧名譽。苟利國是。死生以之。於以作士氣。使豪傑得展布而收其用。庶末路猶可振也。書為通政袁可立格不上。二十年後。言無不驗。天乎奈何。

神廟時。朱文懿贖諫礦稅。有云。兒童走卒。無非怨詛。臣等之言。瑣尾流離。無非感悟。臣等之狀。乃者賣捧官來。播有各處撫按書。未開緘。而知其為礦稅。令臣等如何搪塞。如何抵對。抵對搪塞。已非一朝。巧言如簧。不過增謊。皇上於章疏。可以留中。而臣等之書。不可無答。時時戶外。羅無對案之冤家。日日街頭。列不欠錢之債主。按劍相視。詐詬頻切。語則激矣。然非對君之體。一科臣攻大臣云。今大臣之舉動。亦可異矣。謝過則重伐其善。言去則厚覲其留。既陽為必去之形。以乞憐皇上。又陰為復留之勢。以駭制羣情。諛淚交流。方搖尾而掃地。雄心未歇。更礪齒以待人。又按臣參一屬吏云。一目已盲。未盲者兼為阿堵所遮。七竅已迷。未迷者止有孔方一竅。言則巧矣。然非正大之論。

光宗御極。命儒臣取祖宗朝百官諡法。集為一書進覽。於是查以忠字冠者二十六

額忠僖曰文安伯張輓。順廣寧侯劉安。成化都督朱希孝。鵬忠威曰都督僉事程寬。

永樂忠文曰翰林院侍制王禕。正統國子監祭酒李時勉。成化忠安曰禮部尚書胡濙。

天順忠宣曰南戶部尚書黃福。兵部尚書劉大夏。成化忠襄曰都督僉事濮英。武泰寧

侯陳珪。永樂兵部尚書金忠。熙戶部尚書郭資。宣兵部尚書儀銘。景南和侯方英。順按

察副使毛吉。成化忠剛曰征西前將軍張達。驍忠勇曰都督僉事孫世。洪保定侯益善。

永行軍都督陳亨。永安順侯薛貴。舊名火脫赤。宣副總兵林椿。總兵殷尚賓。驍忠武

曰郭國公常遇春。洪廣寧伯劉榮。永都指揮同知張玉。洪陽武侯薛祿。宣定襄伯

郭登。成化忠敏曰都督僉事張廉。宣興濟伯楊善。順忠愍曰帳前萬戶程國勝。洪斬春

侯康鐸。洪武右都督徐增壽。永翰林侍讀劉球。景西路參將張世忠。都督李彬。副總兵

李梅。左都督李深。景兵部員外楊繼盛。總兵李淶。左都督王治道。俱忠簡曰戶

部尚書王佐。成化忠懿曰武進伯朱冕。順忠義曰副使孫興。武忠毅曰樞密張德勝。

都督僉事王簡。俱左都督方政。都督周長。成陽侯張武。都督曹隆。俱平鄉伯陳懷。

武安侯鄭亨。俱左都督山雲。正統左都督武興。景泰兵部尚書王驥。天忠介曰左都御

史海瑞。鵬忠順曰西寧侯宋晟。永駙馬西寧侯宋瑛。天忠憲曰豐城侯李賢。成忠壯

曰燕山護衛百戶王真洪武安平侯李遠永樂成安侯郭亮洪武恭順伯吳允誠右都督冀

傑永順伯薛斌俱宣德恭順侯吳瑾順天南寧伯毛勝順天叅將宗禮副總兵郭傾葵都指

揮僉事郭都副總兵張鎔俱嘉靖忠敬曰黔國公沐晟正統忠靖曰武靖伯朱榮洪武戶部

尚書夏元吉宣德忠定曰燕府長史朱復永樂吏部尚書蹇義正統戶部尚書韓文嘉靖忠穆

曰廣平侯袁容宣德忠肅曰吏部尚書王翱成化兵部尚書鄺野成化兵部尚書于謙弘治刑部

尚書王用汲嘉靖忠節曰南州知州何忠宣德刑部尚書吳友雲弘治副使許遠嘉靖太僕

寺卿楊最隆慶忠烈曰中書平章事俞通海洪武永康侯徐忠永樂英國公張輔景泰副都御

史孫燧嘉靖

以崇字冠者一額崇武曰都督僉事陳清

以恭字冠者十六額恭僖曰隆平侯張信正統成國公朱輔掌太醫院事禮部尚書

許紳黔國公沐朝輔興府左長史張景明恭和曰慶雲侯周壽孝肅恭襄曰

平江伯陳瑄宣德戶部尚書馬昂成化工部右侍郎劉丙正德吏部尚書王瓊兵部尚書江

東副都御史范鏞嘉靖兵部尚書趙炳龍兵部尚書許論俱隆慶兵部尚書石茂華彰

武伯楊俱萬曆恭敬曰富陽侯李讓永樂刑部侍郎庾莊兵部尚書白圭成化工部尚書

李燧襄成伯李全禮部尚書馬森俱嘉恭愍曰秦寧侯陳瀛賦御史大理寺丞鍾同

成廣東左布政陳選正德恭簡曰右都御史朱英成吏部尚書尹昊治右都御史戴珊

正德兵部尚書李鈺太常寺卿魏校吏部侍郎歐陽鐸南兵部尚書韓邦奇南工部尚

書王鈞俱嘉南右都御史王樵賦恭毅曰兵部尚書墨麟洪永豐知縣鄧顯恭刑部

尚書王榮成南禮部左侍郎章綸成恭惠曰左都御史楊信民成工部尚書章旭嘉

恭介曰兵部尚書陶琰嘉刑部左侍郎鄭世威賦恭順曰兵部侍郎盧淵德恭憲曰

會昌伯孫惠章后父天順益恭獻曰附馬都尉曹國公孝貞武恭靖曰榮國公姚廣孝保聖

夫人馮氏夫鎮撫王忠俱永太醫院判蔣用文洪彭城伯張麟昭皇后父洪左副都御

史賈銓成戶部尚書李敏治英國公張榘正南工部尚書洪遠南吏部尚書朱希周左

都御史王璟俱嘉成國公朱希忠賦恭定曰戶部尚書年富賦左都御史潘思賦恭

肅曰武靖侯趙輔刑部侍郎段民成吏部尚書周用刑部侍郎林羈南吏部尚書張

潤南兵部尚書屠楷工部尚書蔣瑤俱嘉吏部尚書熊浹南刑部右侍郎曹鈞俱隆

恭節曰左都御史王廷賦

以僖字冠者四額僖武曰寧遠伯任禮成僖敏曰戶部侍郎王鍾洪都督吳克勤左



都御史陳鎰景泰俱景泰修武伯沈榮順天副都御史周季麟嘉靖倂順曰都督僉事吳守義名舊

北敦抗海山降人宣德中廷益右都督紀廣景泰忠勇伯蔣信順歸予諡倂靖曰吏部尚書屢紀嘉靖

以思字冠者一額思勇曰副總兵黑春嘉靖

以威字冠者五額威襄曰伏羌伯毛銳嘉靖威勇曰寧晉伯劉聚成化威武曰應城伯孫

巖永樂威毅曰安陸侯吳復武洪威靖曰懷柔伯施聚天順

以文字冠者二十四額文通曰禮部侍郎王一寧景泰大理寺少卿李奎南吏部尚書錢溥

淑禮部尚書費霖嘉文忠曰南禮部尚書王英順天直閣曹鼎天順大學士張孚

敬嘉大學士楊廷和隆慶大學士張居正嘉文恭曰少詹事劉鉉成化督善羅洪先南工部

左侍郎程文德隆慶禮部尚書萬士和嘉文僖曰侍讀直閣張益成化南禮部尚書倪謙成化

南工部尚書董銜南禮部尚書暴淳弘治大學士靳貴正德禮部尚書張昇南禮部尚書黃

珣俱嘉靖顧清俱嘉靖南禮部侍郎陳陞隆慶吏部侍郎葉盛成化大學士丘濬嘉靖工部尚書謝一夔

南戶部尚書王鴻儒俱正德南禮部尚書邵寶成化吏部尚書羅欽順禮部尚書歐陽德俱嘉

禮部尚書江俊南祭酒邵守益俱隆慶大學士馬自强嘉殷士儆俱萬曆文襄曰工部尚書

周忱嘉蘇大學士席書嘉楊一清嘉桂萼嘉吏部尚書唐龍俱嘉文成曰誠意伯劉基正德新建

伯王守仁隆慶文榮曰大學士袁煒熹文貞曰大學士楊士奇正統大學士徐階萬曆文

修曰南吏部侍郎林文俊熹文敏曰少詹事鄒濟洪熙大學士楊榮正統吏部尚書姚夔成化

南禮部侍郎崔銑戶部尚書李廷相禮部尚書霍韜吏部侍郎徐縉俱嘉靖大學士余

有丁萬曆文愍曰大學士夏言隆慶文簡曰禮部侍郎儀智刑部侍郎馬京俱正統大學士

黃淮正統禮部尚書劉春李遂學正統禮部尚書毛澄孫承恩大學士毛紀張璧許讚禮

部侍郎馬汝驥南太常卿穆孔暉俱嘉靖南兵部尚書湛若水禮部侍郎呂柟工部侍

郎何孟春吏部侍郎董玘俱隆慶大學士呂調陽萬曆文懿曰學士直閣呂原順吏部侍

郎楊守陳弘治南工部尚書劉宣正德南禮部尚書章懋大學士翟鑿南吏部侍郎儲璫

俱嘉靖禮部左侍郎瞿景淳隆慶吏部侍郎諸大綬禮部尚書羅萬化大學士趙志臯俱萬曆

曆文義曰大學士高穀成化文毅曰大學士商輅成化吏部尚書倪岳弘治禮部尚書傅珪

修撰羅倫南工部侍郎黃孔昭俱嘉靖大學士張治隆慶大學士張四維萬曆文裕曰禮部

尚書白鉞正德詹事陸深嘉靖少詹黃佐隆慶文忠曰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正德文介曰侍

讀學士劉備天順大學士石瑤隆慶文憲曰大學士彭時成化費宏嘉靖陳于陞萬曆文靖曰贊

善王汝玉洪熙大學士金幼孜宣德南吏部尚書魏驥成化大學士徐溥弘治劉健俱嘉靖

大學士余

嚴訥肅文正曰大學士李東陽正謝遷肅文定曰大學士楊溥正統禮部尚書吳寬肅

南禮侍王瓚兵尚張邦奇南祭酒陳敬宗正大學士蔣冕吏侍王道南右都御史

何瑄俱隆慶大學士李春芳萬曆文穆曰大學士胡廣永劉吉弘治禮尚傅瀚弘治大學士許國

萬曆文肅曰右贊善徐善述洪熙禮侍錢習禮順南禮尚王傑弘治刑尚何喬新禮侍謝鏐

南禮尚吳儼正德大學士劉忠南禮侍羅玘閣臣岳正俱嘉靖南禮侍劉瑞隆慶大學士趙

貞吉萬曆文達曰大學士李賢成化文節曰修撰舒芬萬曆文恪曰南副都御史吳訥吏尚

耿裕弘治祭酒宋訥大學士朱善俱正德南禮尚楊廉孫陞祭酒魯鐸禮尚溫和大學士

王鏊俱嘉靖吏侍丁士美周子美南禮尚林懋俱萬曆

以端字冠者五額端敏曰兵尚胡世寧南兵尚秦金俱嘉靖端愍曰兵侍商大節隆慶

端簡曰刑尚鄭曉副都朱裳俱隆慶刑尚毛愷南刑尚林雲回俱萬曆端毅曰吏尚王恕

正德刑侍劉玉隆慶端肅曰吏尚馬文升正德戶尚梁材隆慶南兵尚劉霖右都顧佐俱萬曆

以桓字冠者二額桓襄曰永城侯薛顯洪武桓義曰廣西都指揮使王真洪武

以安字冠者二額安簡曰南禮尚王宗彝正德安節曰南史尚袁洪愈萬曆

以宣字冠者一額宣武曰鞏口侯郭子興洪武

以昭字冠者一額。昭靖曰西平侯沐英。洪武

以康字冠者十額。康僖曰刑尚陸瑜。嘉慶太僕卿邵銳。南刑尚周倫。騎馬蔡震。南

戶尚王承裕。崇信伯費斌。南兵尚李克嗣。嘉慶康敏曰刑尚白昂。嘉慶趙鑑。康簡曰

工尚楊守隨。正德南工尚崔文奎。刑侍胡紹。嘉慶康懿曰南禮尚陳俊。工尚徐贊。嘉慶

工尚林廷楫。康毅曰兵尚王憲。康惠曰南戶尚胡富。兵尚李承勳。刑尚楊志學。

右都周季鳳。嘉慶工尚宋禮。康順曰南和伯方壽祥。嘉慶康靖曰禮尚鄒幹。嘉慶宣城

伯衛錚。康穆曰都督同知王鎮。嘉慶考貞皇后父。嘉慶

以莊字冠者十一額。莊僖曰刑尚韓邦問。新寧伯譚佑。東寧伯焦棟。嘉慶左都張永

明。嘉慶莊襄曰安慶侯仇成。洪武黔國公沐崑。右都御史俞諫。嘉慶莊武曰豐順伯曹義。

順襄城侯李瑾。嘉慶莊敏曰平江伯陳豫。南史尚崔恭。戶尚楊鼎。嘉慶刑尚林聰。嘉慶兵

侍陶諧。嘉慶南戶尚許詒。莊慈曰左都冠深。順贈都督僉事馮恩。莊蔭曰航海侯

張赫。嘉慶武南兵尚張悅。工尚王復順。成國公朱儀。嘉慶南戶尚秦民悅。右都熊鏞。嘉慶戶

高鄒文盛。禮尚李浩。吏尚閻淵。嘉慶喬宇。嘉慶南史尚王學夔。吏尚陸光祖。嘉慶萬莊

○曰南刑尚周璫。嘉慶兵尚張葵。嘉慶工尚胡拱辰。刑尚閔珪。兵尚王斌。嘉慶莊裕曰南

戶尚徐問。陸莊靖曰保昌伯蔣廷圭。倫聖夫人楊氏夫洪熙大學士陳文。化魏國公徐備工

尚趙璜。左都宋景。俱嘉靖莊肅曰壽寧侯張懋。敬皇后弘治副都御史婁志德。陸

以襄字冠者十額。襄榮曰修武伯沈清。正統襄武曰信國公湯和。都督僉事於顯。俱洪武

左都督馬斌。正統襄敏曰臨漳伯郭義。學士曾察。俱宣德直閣馬愉。刑侍楊春。太醫院判袁

賓。俱正統工侍王永和。副都鄧榮。俱景泰南禮侍許彬。順天刑尚董芳。戶尚翁世賢。南戶尚

黃鏡。南兵尚原傑。左都李彬。太常卿學士孫賢。王獻林文。俱成化兵尚威寧伯王越。左

都鄧廷讚。俱弘治南戶尚周金。左副都唐澤。兵侍張珩。兵尚王以旂。南兵尚李燧。陸

兵尚譚綸。陸慶襄慈曰安遠侯柳昇。德刑侍丁鉉。景泰總制才寬。都督僉事

馮楨。俱正德兵侍曾銳。陸慶襄簡曰六安侯王志。洪武兵尚王軾。刑尚高友璣。俱嘉靖襄毅

曰靖海侯吳楨。洪武會寧伯李英。德永寧伯譚廣。正統都督僉事李英。景泰東寧伯焦禮。天

南兵尚程信。吏尚李秉。俱成化兵尚項忠。弘治右都韓雍。戶尚秦紘。俱正德吏尚許進。兩廣

都御史潘鑑。兵尚王邦瑞。俱嘉靖兵尚彭澤。陸慶吏尚楊博。臚襄惠曰吏尚屠鏞。弘治刑尚

洪鐘。右都張岳。戶侍鄒守愚。俱嘉靖襄靖曰濟寧侯顧時。洪武保定侯梁瑤。成化襄烈曰江

陰侯吳良。洪武襄恪曰鎮遠侯顧溥。弘治

以剛字冠者二額。剛勇曰都督僉事張欽。縣剛毅曰豐城侯李彬。

永樂

以清字冠者四額。清思曰南工尚兵廷舉。慶清愨曰副都孫繼魯。慶清簡曰南刑尚

樊瑩。正南吏尚孫需。嘉史尚孫鑑。麟清忠曰南刑尚耿九疇。成化工尚劉麟。嘉靖

以貞字冠者二額。貞襄曰南兵尚徐錡。景兵尚聶約。慶貞肅曰刑尚林俊。隆慶

以榮字冠者十三額。榮恭曰駙馬都尉崔元。嘉榮信新建伯李玉。正長寧伯周夔。孝

本后弟正德玉田伯蔣翰。獻皇安昌伯錢承宗。睿皇石定國公徐光祚。禮尚顧可學。戶尚

孫交。泰和伯陳萬言。孝嘉驍鎮遠侯顧寰。隆榮懷曰遠安伯陳頊。順榮和曰昌化

伯邵善。孝忠太史尚汪鎔。英國公張崙。俱嘉靖榮康曰黔國公沐武。景成國公朱鳳。嘉

榮襄曰工尚吳中。都督韓信。俱正戶尚金濂。景會昌侯孫繼宗。禪皇后兄大學士袁

宗舉。刑尚聶賢。俱嘉靖榮愨曰駙馬都尉井源。順榮簡曰禮尚戚端明。嘉驍馬鄧景和。

慶榮教曰招遠侯伯馬亮。正榮應曰刑尚朱濬。洪榮壯曰都督冉保。正順義伯羅乘

忠。成化榮靖曰右都督陳政。正慶雲伯周能。孝肅太后瑞安侯王源。孝貞皇鎮遠侯顧

士隆。安平侯方銳。孝順皇南刑尚翁溥。慶陽伯夏儒。孝靜皇后榮定曰駙馬梅殷。永

以勇字冠者一額。勇真曰雄武侯周武。洪太平侯張輒。順

以武字冠者十六額。武備曰阜城伯王貴。順右都督周玉。黔國公沐琮。俱弘武桓曰

樞密趙德勝。洪武莊曰元帥耿再成。廣德侯華高。洪武撫寧侯朱麒。洪武襄曰都督

同知康茂才。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蔡達。洪武武定侯郭英。都督同知朱宗。俱永左都督

沐昂。正昌平侯楊洪。景興安伯徐亨。順撫寧伯朱謙。成豐城侯李昊。安遠侯李琦。平

江伯陳圭。都督同知劉文。都督王效。順嘉左都督周尚文。慶武寧曰魏國公徐達。洪

武勇曰定西侯蔣貴。正伏羌伯毛忠。成武敏曰靖安伯和勇。懷寧侯孫鐘。俱成都督

同知安國。正武慈曰樞密廖永安。武成國公朱勇。順元帥孫興祖。洪武毅曰宣德侯

金朝興。洪武城侯王聰。鎮遠侯顧成。俱永都督高成。宣德永順伯薛綬。順彰武伯楊信。

都督陶瑾。俱成保國公朱永。洪武惠曰左都督陸炳。端武順曰衛國公鄧愈。洪武信

曰營陽侯楊瑒。洪武平侯陳友。成武壯曰江南分省參政胡大海。洪武寧陽侯陳懋。俱

武肅曰指揮使潘鑑。都督僉事高顯。俱洪安遠侯柳溥。順武烈曰成國公朱能。俱永

以敏字冠者三額。敏毅曰定西侯將琬。成敏靖曰黔國公沐紹勳。敏肅曰工侍陳

壽。洪

以隱字冠者一額。隱懷曰都督同知邵永。端

以簡字冠者二額。簡襄曰南刑尚陳壽。簡簡肅曰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敷華。正周延

屠喬。南工尚黃珂。南刑尚方良。俱嘉南兵尚潘漢。陸戶尚方純。南刑尚孫植。左都陳

瓚。刑尚丘楫。工尚衷貞吉。俱萬曆

以景字冠者一額。景成曰燕府左傅丘廣。洪武

以懿字冠者一額。懿簡曰兵尚張鵬。洪武

以毅字冠者三額。毅勇曰督僉李桂。嶠毅敏曰左都督劉玉。成毅慈曰南糧儲副都

馬炳龍。正大學士王文。弘治

以惠字冠者二額。惠安曰刑尚彭韶。惠襄曰西平侯沐春。宣

以介字冠者一額。介肅曰南吏尚吳嶽。萬曆

以孝字冠者一額。孝勇曰都督僉事陳文。洪武

以悼字冠者一額。悼僖曰襄城侯李珍。順天

以壯字冠者七額。壯勇曰清平侯吳成。都督梁來。左都督馬聚。俱宣恭順侯吳克忠。

都督梁成。俱景泰宣城伯衛穎。弘治壯武曰右都督馬榮。永樂壯敏曰昌寧伯趙勝。成化壯慈

曰都督同知岳懋。嘉靖壯毅曰督僉何德。臨江侯趙誠。俱洪武南寧伯毛福壽。順天壯靖曰



右都督高文

正統壯節曰都指揮使譚淵

以靖字冠者一額。靖襄曰左都督蕭綬

正統京管總兵張偉

以定字冠者一額。定襄曰臨江侯陳德

洪武

以肅字冠者二額。肅敏曰兵尚余子俊

洪武肅愍曰兵尚王廷相

以節字冠者一額。節愍曰兵尚劉雋

洪武陳洽

德副使周憲

李啓芳

俱嘉靖

以恪字冠者一額。恪愍曰贈廉使馮傑

正統兵部侍郎楊守謙

天鑿錄者。崔呈秀所造。以付逆賢。首列東林渠魁葉向高韓爌孫承宗劉一燝趙南

星楊廷高攀龍左光斗孫居相王洽李邦華喬允升曹于汴李騰芳錢謙益姚希孟

等。次列東林脇從孫鼎相徐良彥熊明遇沈惟炳熊奮渭侯恪等。

其後又列真心為國不附東林顧秉謙魏廣微馮銓王紹徽王永光霍維華徐大化

周應秋崔呈秀閻鳴泰王在晉楊維垣卓邁倪文煥李魯生吳淳夫孫國楨劉廷元

等若干人。

又有同志錄。首則輔臣詞林部院諸臣。卿寺則陳宗器韓繼思易應昌張潑等。臺省

則黃尊素李應昇劉芳張慎言惠世揚房可壯章允儒劉弘化蔣允儀侯恂游士仔  
等部郎評博則賀煊張光前孫必顯汪始亨等任子質郎則趙隆美許念敬張念堂  
等最恨最重者三圈次者二圈輕者一圈也君子曰元祐黨碑昔人擬之千佛名經  
然則小人之欲陷君子也所以不朽君子也點將同志諸錄將以為衆正之一網而  
不知其流芳於百世謂紹徽呈秀為諸君子之知己可也欽定逆案一時之爰書即  
千秋之鐵案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改矣熱中之士云胡不思然前錄或有倖入得為  
附驥之煙而後案亦多矣出反漏吞舟之網此中亦似命數焉

說聞續筆卷三終

謏聞續筆卷四

明末遺民著

烈皇御宇。首發巨憝之難者。兵部主事錢元愨也。疏畧云。魏忠賢以彘豕之姿。供緼衣之役。先帝念其服勤左右。假以事權。羣小蟻附。勢漸難返。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昇於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徧列私人。分置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兔三窟。輿珍擊寶。歲積肅寧。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固。廣開告訐。誅鋤士類。幾如節甫之鈎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溫之壁後置人。宜勒歸私第。使無尾大之患。魏良卿等既非開國之勲。又非從龍之寵。安得玷茲茅土。自宜褫斥。至告訐獲賞之張體乾。煅煉驟貴之楊寰。夫頭乘輿之張凌雲。委官開招之陳大同。號稱大兒之田爾畊。寧國契友之門太始。凡為爪牙。俱宜明暴其罪。或殛或放。而奸黨可清矣。

求言詔略云。邇者上天垂戒。月食太甚。朕仰觀玄象。惕焉不寧。與爾大小臣共圖挽回之策。即如九邊京運。歲入不敷。所出遼黔新餉。日增而尤虞其匱。欲求充足。其道何由。簪笏盈朝。而山林之沉錮者。未登啓事。夫位署有定。壅滯堪通。而各衙門多官

冗吏猥濫更甚。分毫無益。徒吸民膏。裁減清汰。豈可不講。加派之征。勢非得已。近來有司敲骨竭髓。以實其橐。夫潔己愛民。責在良吏。作何選擇。蘇比凋敝。目今東西交誼。戰守訖無定謀。師老財殫。尚鮮成算。禦侮之道。其効安在。況民貧而歲復稔。吏窳而治日戩。大臣憂讒畏譏。不得靖共之圖。小臣望氣占風。已長紛囂之漸。有一於此。足干天和。爾九卿科道。務秉丹誠。各陳所見。苟可以安民察吏。富國安邊者。朕將採行之。勿以虛文塞責。

諭召對云。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惟茲封疆民瘼。遲回在念。故屢召平臺。時屢商榷。期振情竅之弊。一新明作之猷。第召見以時。則情意未洽。諮詢有間。或奉酌未詳。欲與大小諸臣。日相晉接。共籌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協理各有公署。宣召頻頻。恐滋耽閣。惟是輔臣職任股肱。寄膺心膂。呼吸相通。最為切要。今後除盛暑嚴寒外。朕當時御文華。一切章奏。與輔臣面加恭詳。務求至當。爾大小臣工。各宜精白。乃衷靖共。爾位有官守者。恪修職業。毋飾虛文。有言責者。殫竭悃誠。毋逞臆說。若事關奏請。宜剖晰者。仍候不時單宣。面垂詢察。奉公有特恩。徇私有顯罰。一洗欺玩之習。共收熙績之功。嗟乎。唐德奉天之詔。雖驕軍悍卒。皆知感激。以烈皇之披裘推赤。反復詳切。若

此而在廷諸臣聽之。藐藐可奈何。神宗深居簡出。則以叢脞歸之。先皇勵精宵旰。則以綜核少之。語曰。為君難。為盛世之君何難。為崇禎諸臣之君。則真難耳。

諭嚴舉劾。略曰。朝廷賞善罰惡。全憑舉劾。凡以論辨官方。課修職業。關係甚重。不知起自何年。沿成積套。核吏則人皆卓異。課武則才盡孫吳。殊乖論奏之經。無當激揚之實。朕深厭之。今後撫按舉薦各官。或守極清嚴。或才剽煩劇。或綜釐弊詭。或撫字心勞。酌略稱揚。言期當實。不得但設駢詞。混加誇詡。論劾等官。指事糾彈。各有本色。無罰重而恭。輕使甲苛而乙縱。其地方人材。亦必確訪素行。方許登奏。不得以薦剡為燃灰之捷徑。方按章牘。以程功實。核行能而施舉措。權輿自茲。永為定令。

上聰明天縱。精諳音律。嘗諭近臣曰。正樂大典。朕所覽歷代琴譜。內多俚語別字。有關風化。還着募購通曉者。詳加刪正。製琴二百張。以銅為之。取其清越。命中書文震亨。取古聖賢帝王忠孝節義。凡有涉於琴理者。各為一贊。後得越人尹燁。明於琴學。

取入中書。手詔商訂。皆出人意表。御製琴文五曲。一曰五建皇極。

官音二曰百僚師

師。商音三曰於變時雍。通音四曰萬國咸寧。微音五曰四夷來王。羽音變後悉遭焚

燬。惟記其第一段。帝錫以為疇兮。第五曰建極維王。維王建其有極兮。垂獻冕授

玄圭以為天下綱。又制訪道五曲。亦分五事。五行。一曰崆峒引。二曰獻文歌。三曰據梧吟。四曰奉同契。五曰爛柯遊。文俱不傳。

癸未三月十三。諭內閣輔臣。朕以寇鹵交訌。昕夕靡寧。近報楚寇披猖。益逞兇毒。朕心不勝痛憤。義當大討。親征。次輔。性忠略壯。猷沈雄。歷練具能。仰體朕意。靖亂安民。茲特命以原官兼兵部尚書督師平寇。總率調度。各督撫協力奏功。特賜尚方劍一口。以重事權。加賜斗牛服一襲。銀一百兩。大紅紵絲四表裏。監馬五十五匹。用示尊禮。再給賞功銀五萬兩。銀牌大小一千面。銀花一千枝。銀盃大小五百個。各色蟒衣一百疋。各色斗牛飛魚。背一百疋。各色雲紵二百疋。各色絹五百疋。各色布五百疋。以充軍前犒賞之用。一應兵餉用人。併勅印旗牌。勘合等項。卿等傳與各衙門。速行計議。給發。姓核奏。撫晉著有能聲上。以其知兵用之。恩禮隆重。諱當捐軀圖報。而姓暮氣。灰積。聞命長嘆。有以軍事進言。或薦達將材者。都不聽受。惟攢眉吁氣而已。遷延不行。負恩蒙譴。雖有曲謹小節。不足稱也。

四月。勅諭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周延儒。頃者逆鹵匪茹。闖入內地。東西奔竄。旦夕校颺。各督撫鎮道等官。統兵截扼。雖捷音屢報。而大創尚稽。此

時不合力勦除。異日且益滋狂逞。卿忠猷奮發。義氣沉雄。自請視師。不避危險。朕甚嘉之。特命卿以原官督飭關寧薊密昌宣通津保涿等處軍務。一切督撫鎮將主客兵馬。並京營兵將等官。關係援勦事宜。悉聽節制。便宜調度。如有逗留抗違。失誤軍機。立行叅拏。重者徑以軍法從事。有功的立行陞賞。仍着兵科給事中。方士亮。兵部職方司尹氏興。隨行監紀功罪。不時馳報。其各督撫鎮官塘報哨探。俱着飛遞。科司二官。以憑調遣。察奏不得緩悞。取罪惟卿股肱元輔。績懋勞深。朕方倚賴。不忍暫離。勉從敦請。代朕親行。指日功成。星馳入閣。以慰朕側席竚望至意。因卿登時就道。即將文淵閣印摺帶應用。行有懋賞。用酬厥勲。卿往欽哉。延儒再相。頗似寬大。收人心。督師之請。亦以興化逗留。大失上意。故矯為此舉。即日就道。以示忠毅。而蓋蓋俱失。身名俱喪。欲不謂之負恩可乎。

招撫河南土寨詔曰。朕奉天子民。日以除暴安民為急。自聞賊煽亂。肆逞凶殘。致我窮黎。大罹水火。每一念至。傷憤良深。已有旨盡免河南五府田租三年。惟慮他儻之餘。聲援遙隔。朝廷德意未及周知。又聞劄投土寨人等。結眾抗賊。保守地方。屢報投招。均能用命。或原係矜弁。或已署名衛義勇。如雲尚未盡悉。雖間有迹似弄名原非。



得已而實則義存報國。不之同心。為此特頒詔書遣官前去宣諭赦罪錄功。務要大伸討賊之忠。共矢同仇之氣。但能擒斬偽官者。即與授官。能收捕賊徒者。即與給賞。能破賊忤城俘獻者。即行超擢。斷不踰時。其餘部眾。或編入鄉勇。一體團操。或分墾荒田。量給牛種。或便宜安插。或設返家鄉。不許所在官司徵胥兵役。生端牽擾。該撫按仍大張榜示。多方獎勸。不時奏聞。其江北湖廣諸處。悉照此例通行。爾等皆我赤子。具有同仇。尚早奮於功名。庶共游於樂利。自是得劉洪起。李際遇上。國寶等。皆授以總兵職銜。使得郭汾陽宗汝霖撫而用之。皆良將也。駕馭無人。同歸收轅。惜哉。

有郡守缺。部推某任子。上曰。郡守牧民。當簡循良。某以市茶不當意。搥碎奴子首。豈

可治郡耶。部臣驚愕。出訪之。果有此事。以為得自詞者。詢之緝事之人。渠曰。我輩鈞察。皆

關於錢糧重務。或賄賂交結。亦必四角俱全。而後敢以聞。凡緝事必行賄受賄。有人

四角全。而後打入事件。有一不金。不敢行。恐反坐也。若家人詭詐。何從問之。即諸內監亦驚咤相顧。謂不知何

以達聖聰也。

毛帥文龍初任旅順守備時。佟養性有二心。文龍以計禽之。而撫臣王化貞遂以鎮東江。東江為海中巨島。與朝鮮鄰。先是遼左既破。丁壯多死。而流亡得存者。皆孺子。

也。文龍招集撫養。成勳旅。雖不無糜朝廷餉。而牽制實有功。敵呼為毛耗子。謂其似  
鼠。雖不大害。亦多不利也。會袁崇煥以五年平遼自任。意在講和。以金帛歲餉。易還  
遼西地。敵亦愚之。以為東江不除。則和議不成。於是銳意殺文龍。密謀於閣臣錢龍  
錫。龍錫報書。有古人入三軍斬大將頭。而人不覺之語。煥意遂決。疏赴東江。以四萬  
金。搗其軍於岸上。而誘文龍入舟。放至中流。數其罪而殺之。自謂得計。然不敢訟言  
講和也。密令舉兵內向。要城下之盟。而兵既入。不能復斂。大肆殺掠。和迄不成。煥以  
誤國受誅。自是東江殺運。遂開。以劉興治代文龍。而興治被殺。以沈世魁代興治。而  
世魁亦被殺。以黃龍代世魁。而龍號令不行。亦憤憤死。於是為撤島之議。防撫孫元  
化。盡召東江兵駐登。令李孔耿三人統之。為恢復計。三人叛。而事大壞。

壬午元旦朝賀畢。鴻臚傳宣閣臣及班首官上殿。上出座賜揖。諸臣避避間。上曰。先  
生輩皆朕師也。無多讓。成禮而退。仍出手諭下內閣。殷勤勸勉。有股肱大臣。為師為  
友之語。廷臣相慶為盛事。朔三日。閣臣開印。諸辦事中書稱賀畢。有王公應選者。山  
陰人也。熹廟時以進大學衍義。補忤逆賢。矯旨杖戍。上御極。復其官。監修曆局。至是  
抗言曰。日者皇上講師傳之禮。諸位相公榮極矣。亦念及故相韓城之辱乎。韓城者

也以增誠語執上韓城清慎無大過直以凡事刻薄逢迎上意一旦敗賜帛而死至惡其家藏賜死

今暴露不敢收葬諸公獨不當乘間言俾正首丘以存國體耶言畢僚筆咋舌以為狂荆溪亟顧左右言他惟對揚賀公頷之且為流涕後對揚致政皇上賜錢西苑春顧優異武昌破慷慨死義芳名千古而荆溪誤國竟為韓城之續豈不霄壤哉

蔣一个臣桐城人博學強辨其鄉先達多畏之嘗著足國裕民攷一書欲因范公景文以獻迨延未決適倪公元璐為司農見之喜曰是可行也其人安在范因為介紹倪公三往而後得見既晤對問一个議論援引夾對詳盡娓娓不倦倪公大喜曰珍重將特薦公次日一个尚熟寢公已復至肅衣冠展拜成禮曰公天下材也元璐當避賢路請代不當以公為屬吏顧朝廷未能大破格姑以司部務屈公公悉心為國計他日某坐即公坐也歸而疏薦略云臣猶鳥也無翼則不能飛今得士蔣臣足當大用姑令司臣部務臣得資其六翮上乃召見臣臣數陳壘壘具有倫脊且曰陛下無遠信臣願下臣書卿寺科道有能摘臣之短折臣之喙者臣願與虛心商確無異議而後敢行上亦喜如所請用之未幾陟主事崇主鈔法上為出內帑開局建廡令中使採辦物料且盡出宮中爐瓶銅器為鑄本以臣議鑄銅鈔而是時楚方多事采銅為難姑

欲小試之。竟未及行而罷。

周維壩者。故先莊節部下士也。後為宣府裨將。從撫臣沈公祭。開市於邊。頗與諸首習。祭還。壩亦被繫。久乃得釋。辛巳冬。烽火徧內地。壩詣兵部言。敵今深入。巢必空。壩願一見天子。奉明詔。集壯士。由海道抵彼境。凌冰登坼。直入虎穴。壩故有諸同志在彼中。遣諜約間。以火礮從中轟擊。彼必震驚。入寇者聞之。必亟內顧。是一舉而解嚴於內。制勝於外也。即有不當。以身殉之。無所恨。時陳新甲筦中樞。聞之曰。策甚善。亟行之。事成以奏。當重用爾。壩曰。今出萬死不顧生之計。為天子釋宵旰。咫尺闕庭。不得一見。即不幸陷沒。誰復問者。且。不有尺一詔。彼諸壯士肯以單辭捨軀命乎。新甲心喜所為。而儒不敢任。遂罷。既而敵深入。至春尚無歸志。上督責甚急。新甲計無所出。復召壩詢之。壩曰。此時不可行矣。向者冰方合。突而往。不及覺也。故可得志。今入春冰泮。海濱泥淖。足陷不得拔。倘進而與其歸騎遇。徒死耳。新甲曰。更有策乎。壩因進和議。新甲色動。亟上聞。并舉故太常卿馬紹顯監生李某。錦衣校衛魯宗孔。充使。上出一札諭新甲。令酌勢相機。無墮狡計。壩等遂行。抵瀋陽館。一室。以騎環守。彼中司馬至。紹顯與言古今利害甚悉。答曰。此紙上陳言。不足恃也。我以數千騎抵城下。

能逞強辨退我師。乃足貴耳。因具言欲還三十六家邊賞。彼此交聘。稱與國。無低昂之意。既退。館伴設宴甚豐。探以國事。則曰。我等陪宴。不任議事。議事自有人在。欲見其慙。曰。我國儀文簡樸。旦夕可見。但大議未定。而接見禮節。或有紛紜。是以小目債大事。非講和意也。將歸。復設宴。下及輿僮。次日行。則車乘風戒。芻糗悉備。遺紹顯等各二百金。皆歷年入口所得。諸縉紳家酒器也。亦以參貂二車上進。曰。秋初野望好音。若踰期不至。我當問盟城下耳。壩等歸。新甲具以入奏。上以內外交誼。願欲從之。專力辦冠。召輔部大臣面議。為廷儒所尼而止。

陪京缺守備。勲臣部推忻城伯趙之龍。陞辭曰。上賜坐。賜茶。東宮二王侍。上曰。留都根本重地。朕已簡用二人。一為司禮太監韓贊周。此人忠誠勤慎。足當守備之任。一為兵部尚書史可法。朕未識面。然人爭言其材。朕亦詢得之。今得卿而三。朕無憂矣。然贊周掃除長耳。可法起家孤寒。若卿與國休戚較二臣更異。知必盡心。副朕委任也。其後可法贊周皆竭忠死事。而賣盧龍一道者。即與國休戚者也。傷哉。

壬午之役。范志完以豫撫受命督師。志完毫無知勇。直以荆溪高第。且金多多。與援。故自邊道不二歲為督臣。既受事。恒怯畏。避上屢趣以勦擊。志完不應。惟殺掠避。

難男婦為功。時雷公續作備兵武德。城中頗固。士民亦用命。志完至。殺掠如故。演祚憤甚。乃上疏擊志完云。區區危城。臣百計守之。志完至而驛騷之。焚焚士女。臣百計安輯之。志完至而殺掠之。乞檄志完。視賊所向迎擊。當以武德一帶付臣。如有失事。臣甘受死云云。時廷儒方用事。詔為和解之。復起趙光怵於田間。命為督。當敵前。光怵涕泣誓廟。慷慨自任。時望頗屬之。然名曰督臣。實新設無一兵。全勝之局。志完敗之。而責光怵以空拳收其敵。勢自不能。後與志完俱死。人多憫焉。

光怵之死。亦自有故。敵退尚未出口。光怵率唐通白廣恩等五大鎮尾擊之。過都門。上召陞見。皆入朝矣。時上欲以不測之恩。鼓勵諸將。乃設宴於武昭閣下。供張設具。皆出天厨。尊罍盤盃悉上用珍品。欲宴畢而撤賜之。蓋從來未有之盛典。而諸臣未之知也。上將出。宣錦衣堂上官。以例用侍衛扈從也。廣恩等武人。不知典禮。疑有他變。乃謂內使曰。軍務急。不敢久離。皇上如有宣諭。具疏奏請可也。至馳出。索馬徑去。諸帥倉皇繼出。而光怵亦隨之還營矣。上出。督將無一留者。大震怒。光怵等既抵營。內使追至。告以上賜宴之意。相顧悔恨。然已無可奈何。上疏請罪而已。君子曰。甚矣光怵之愚也。人臣事主。生殺予奪。惟所命之。上不欲下之理。則已。誠欲下之理。即歸

營。庸得免乎。將擁兵抗命。為李懷光僕。因懷恩乎。廣恩等粗獷不足責。光忤讀書明大義。而舉動若此。尚足以辦大事。成大功。耶律以春秋之義。駢誅非不幸也。

予友汪長源。有僕孫學。為敵所掠。見其猿黠。善應對而喜之。予以二婦。命長五十八。未幾。學伺間逃歸。云在營四十餘日。每夜既下帳房。則各擁所掠婦女。轟飲酣睡。而以二十人披甲執弓。騎而遶帳房之前。以戒不虞。此二十人之勞。數倍於他人。而破一郡邑。凡所鹵獲。比二十人之所受。亦數十倍於他人。皆武健自豪者。樂為之。然亦非能一往無懼也。每驚傳官軍至。則呼諸酣睡者盡起。莖上下擊。如啄木。面慘淡無人色。四馳偵探。而實無一官軍也。掠獲既飽。駐邊口數日。凡縱橫探各四十里。知虛無人。然後從容飽載而去。

方城守成嚴時。有陳四者。德勝門內賣酒傭也。夜出如廁。為邏軍所獲。四既面貌慙。而詰之不答。曰。此真奸細也。報諸官。官詰之。復瞠目不語。官亦喜曰。此真奸細也。命善視之。給酒食。四狼餐鯨吸。絕不一語。眾愈喜。解至兵部。咸虛張誇誕。自謂得奇功。當邀上賞。大司馬呼前驗之。忽大呼曰。我城北居民陳四也。有家室。有妻子。有鋪面。奈何以我為奸細。眾始愕然。曰。即如是。何以不早自白。曰。幸不言。乃得留性命至。

此耳。使一開口。已斬首充級矣。乃叱令出。

老監臣吳允誠。為言荆溪之再相也。吳昌時與有力焉。先是上偶在中宮。問后家世。因曰。故輔廷儒。非一家乎。后曰。然。上因詢其居鄉狀。后極譽之。言可用。上首肯。次日。后遣璫馳諭嘉定伯奎。具述上語。且曰。萬一言及。勿參差也。後昌時往謁戚畹。具知之。即遣告荆溪。言可復相狀。自為功。時荆溪家居久。不無熱中。因屬昌時成其事。曰。重費不惜也。戚畹亦以此廣結縉紳。為之延譽。中外同聲。而再相之局成。乃昌時遂以此乘便藉勢招搖納賄。而相業隨矣。

先是上以賊勢猖獗。左帥不用命。輔臣吳姓在疆場久。有能聲。命之督師。姓暮氣不復振。殊怏怏。既受命。遽延規便。凡以軍事見。或以人材薦者。悉置不答。日惟咄咄長嘆而已。上知之。因出勅罷其行。而姓獲罪。至壬午冬。兵事亟。上命廷儒往視師。定功罪。廷儒即日出郭。以矯姓弊。時論壯之。乃上憂邊甚。令廠衛各四十人。或充健兒。或充廝役。或為貿易。竄入伍中。察所為。日再馳報。而廷儒不知也。既出都。聽狎客董心葵之言。納山東大帥劉洋清二十萬金。收為門生。題補中軍。於是諸將望風納賄。廷儒日加延接。絕不料理軍事。上知而恨之。時內璫王之俊。以內營勇士三千往佐之。



俊投謁。儒恃知遇。與爭名銜。之後亦恨。盡籍其不法狀歸。見上慟哭請死。具言延儒得賄賣放。諸將怯戰冒功狀。與訶者言合。而禍作。

延儒旋師。駐齊化門外。造奏繳冊。上忽出手諭。罷大司馬張國維。以左侍郎馮元颺代之。罷大司農傅淑訓。以學士倪元潞代之。四密之徒。以為輔臣旋師近郊。陞見在即。乃兩大臣一時用舍。咸出聖斷。不候奏決。上意中變矣。亟出與商。儒殊晏然曰。此自有說。昌時輩咸悔失言。陞見猶奉溫諭。不數日而下部議罪之旨出。

興化荆溪。相繼視師。俱失上意。陳贊皇演方憂疑間。夢人贈以白旂。題曰閣部督師。演愈憂之。曉起入閣。拈卷。李公建泰迎謂曰。夜夢上以公督師。當建偉績也。演益懼。適江寧進士陳丹衷請纓之疏上。丹衷實演所取士。演乃大喜曰。此足當之矣。先是倪鴻寶夢上御平臺。宣倪公前。出畫一軸令題。公題云。珍重崇禎十七年。聖明天子廣求賢。誰知塞外天魔舞。輸與今番玉局仙。覺而異之。走關中與輔臣議。適見丹衷疏。曰應在是矣。於是演益喜。作會試錄敘。極其揄揚。即眾共誦之。以為成功可必也。丹衷疏既上。召對便殿。衷頓首曰。臣三十年長齋。食不兼味。衣無重帛。百念灰冷。今幸蒙恩得第。惟有舍此殘骸。以報皇上。今日國計方窘。何敢過有陳乞。臣請不費一

餉不募一兵而功可成。上曰：奈何？曰：臣少而留心兵事，涉歷川粵，知上司之兵可用，但地方官素與恩意不洽，每奉調遣，但以老弱應命，故多無成功。臣素習其首，請得奉明詔，親入洞穴，鼓以忠義，涕泣感諭，使之圖報。其士卒之精銳，兵甲之犀利，紀律之嚴明，流寇烏合，不能當也。上喜見顏色，曰：甚善。且重用卿。表曰：皇上官臣，天下且謂臣以口舌得官，臣願挺身往，捐軀報効，為天下忠義倡。即仗天威收成功，究竟不受官也。表既便捷有口，而計功速効，若可操券得者，上不能無動。曰：卿如此心事，天必祐之。左右巨璫咸贊嘆感泣曰：皇上求士十七年，今乃得一人耳。乃命丹衷以廣西巡按，尚主調勦事。丹衷出語所親曰：予素在馬瑤草軍中，負知兵名，一旦有以邊材薦者，授以危疆，責之戰守，則事敗矣。以調勦請功成固善，即不成，無喪師糜餉之罪。所謂擇禍莫若輕耳。丹衷至南，召募富商巨賈，競勸樂輸，或納貲，願假軍前一職，自効。未幾北變，南都初建，丹衷受江北巡按之任，竟不住。

魏藻德，庚辰第一人。壬午夏，疏言邊圉旦夕將有事，乞飭守備，講屯牧，入冬言果驗。上以為才，遂大拜。古來自及第，不四年為宰相者，唐有柳璨，近日有藻德，璨與朱全忠比，而搆白馬之讒，復為全忠謀，九錫卒受戮。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藻德

被收。臨刑尚受賊。愚願妻子曰。今蒙恩召出。可以生還矣。及出平則門。與勳胄駢首受戮。其自知罪狀。又出塚下矣。

貪人執政。賄賂公行。有為謔語者曰。或獻銀萬鎰於執政。政府酬以銀青。或獻黃金萬鎰。政府酬以金紫。有獻東珠若干者。執政愀然曰。是欲得朱皇帝坐位耶。聞者聞然。遂成語讖。

葉子之戲。不知起自何時。荆溪當國。四友十亂之徒。忘寢廢食。夜以繼日。名曰馬吊。以士君子為牧豬奴戲。遂不覺舉止顛狂。言語鄙倍。旁觀為之赧顏。而覩不知恥。半間蟋蟀。禍中於國。真可恨也。葉子所繪。皆水滸中人。原有深意。若曰好賭而負。必至為盜。即幸而勝。心與盜賊等耳。乃徽人楊光先作馬吊譜序。其首曰。葉子之色用青。青者清也。其勝采以紅印首。象今冠也。采多者曰順風旗。符年號也。得勝曰搶滿。滿人得勝之象也。可謂巧於迎合矣。然以若所言。搶滿豈佳兆乎。

寶掌道人述亡曰。在昔神宗皇帝。際重熙之後。厭幾務之煩。高拱穆清。凝神宥密。不賞不怒。受記河上之時。乃寢乃興。問道崆同之後。章奏不實。遂爾留中。除辟多私。廢諸高閣。上疑其下。下即市疑。以售欺。主忌其臣。臣益肆志。而無忌。厝火積薪之上。咸

謂為安。養疾膏肓之中。尚用為諱。民雖樂業。計止眉睫之前。敵乃負恩。孽生籬落之外。積弛之弊。所自來矣。亦越光宗皇帝。睿知天生。艱危歷試。甫膺大寶。弘暢仁風。撤稅使。罷開采。召言官。飭邊備。四海歸心。父老加額。若積疾之餘。忽逢和扁。煥前耳目。為之一新。而皇皇然手足為之振動也。昊天不弔。奪吾明君。繼以熹宗皇帝。年符姬誦。旁無公旦之賢。質異漢昭。亦乏博陸之相。縉紳之徒。腥附羶集。剪除朝望。恭顯實殺。蕭劉阻遏。諫章節甫肯容。陳竇網紀。蕩然名節掃地。國家之病。乃益深矣。大命集我先皇帝。不動聲色。而巨寇以除。略用放流。而羣奸知懼。御宇以來。朝乾夕惕。食無兼味。衣必再澣。皇衷眷注。惟吏惟民。聖慮殷憂。曰兵曰食。撫髀而嘆。爰求將帥之臣。援琴以歌。即鼓猗蘭之操。用臻至治。誰曰不宜。無如天憲方甚。人謀不臧。寄腹心於宰相。而宰相多內蠱之虻。寄股肱於督撫。而督撫釀外訐之毒。寄耳目於臺諫。而臺諫半昧目充耳之人。寄指使於百司。而百司皆臆指擁腫之輩。不得已而用戚臣。乃家世戚而體國愈疎。不得已而用勲臣。乃位望勲而居官皆罪。不得已而用新進之臣。乃變幻莫測。更倍老奸。不得已而召草莽之臣。乃口舌得官。原無實際。知門戶而不知朝廷。知妻子而不知君父。知一歲九遷。而不知桑田有滄海之時。知通神十萬。而不知撲

滿來升眉之厄。鬼已瞰室。猶操同室之戈。災實剝床。尚納在床之蠱。凡以官邪釀成大變。載胥及溺。又何利乎。嗟乎。先皇帝之仁。仁於下車解網。先皇帝之智。智於飛耳樹明。先皇帝之斷。斷於誅誣流放。先皇帝之勤。勤於運甓惜陰。先皇帝之儉。儉於土階弋絺。然而收效若此者。則將相之為共驩。百執之為鬼域。刑劓覆其餽。遽除折其軸。吾是以憤極於進賢之冠。悲生於三百之赤帶也。

左籬石公懋第。先以刑科奉命監軍湖襄。聞難誓師泣血。鼓行而北。至南京。弘光繼統。陞見涕泣陳中興大計。遂以公視師江上。擢僉憲理戎政。時貴陽主和議。而阮大鈺驛用於南。馮銓再相於北。二人皆璫案巨擘也。欲藉之通好。乃以祭告為名。願廷臣總棧。莫敢行者。會公聞母訃。乞奔喪。奪情授公經理河北。聯絡關陝。以部院銜賜一品服。使持節北下。公曰。吾何敢以寵榮易衰經。願此行。君親事可兩盡。不則抗節死耳。乃以水師帥陳洪範為正使。而公與太僕卿馬紹顯佐之。抵張家灣。清遣官迎。公建節乘輿。肅隊而入。館於鴻臚內院。剛林來請朝期。公先議禮。林曰。若何。曰。昔天朝出使。例皆國主迎拜。今貴國為先帝成服。有禮於我。但以客禮見耳。林曰。上即位。汝主不朝。貢。反以天使自居。且汝主繼統。奉何人命。公曰。先帝遇變。豈有道詔。今上先帝之弟。

也。兄終弟及。率土所歸。又何言。林曰。汝既知君死。何不死。公曰。此言可以責在廷諸臣。不可以責我。我奉命督兵剿賊。月餘方聞變。後死何益。林曰。汝剿賊。賊破京城。汝作何事。公曰。我奉命剿獻賊。犯京師者。闖賊也。我聞難。即勒兵北行。聞貴國已殺賊去。我若來。非殺賊。是殺貴國兵。且汝不過借端難我。辟如汝國累次入犯。若琉球高麗滅了汝國。止可責備守國之人。豈可責領兵在外之人。陳馬見公聲色俱厲。乃曰。明日再議。林遂去。時陳有標官通夷。已輸款矣。明日林復來。仍執前言。而以福王僭位為詞。公曰。向是福王。今已正大統。即天下主矣。我來祭告先帝。非是與汝講和。我今日的事。可以復命。我方敢行。如復不得命。有死而已。林曰。且將御書來看。公曰。御書當手授汝主。豈可付汝。林曰。我也不要書看。你要來朝貢。如何不行臣禮。洪範曰。不如且見了再議。公曰。此行原為祭告先帝。若相見之禮一錯。後來無一事。不錯矣。吾必以死爭之。林曰。既不能相見。且將金幣交收。公曰。銀兩是賞陵上軍士的。幣帛是酬貴國主者。請同正使收明。林歡笑去。嘖嘖稱奇。男子云。公以謁陵事。白守者。禁不得行。乃具太牢。服斬衰。率從行官北向哭三日。清人驚嘆。益重公。欲致之。終不屈。月將盡。忽數騎來。遣行。以三百騎護歸。實防之也。十一月初五至滄州。復有數騎來。

追公與紹顯還。而止。令洪範歸報命。蓋洪範已輸誠於清。恐公歸而以正論敗之。故勸留公也。乙酉正月。移公太醫院。後南都失守。標將密粟。公札諭云。大義皎如日月。我心堅如鐵石。以後此等事。不必傳稟。有將官艾大選。首先剃髮。且勸公降。公大怒。集諸從行將士。曉以大義。斃選杖下。清以公擅殺。收送刑部。公曰。奉命北來。日辦一死。豈肯失節。至於大選剃頭倡叛。我行我法。與汝何干。欲殺則殺耳。孝巾白袍。南面端坐。不為禮。九王極重公。欲生之。而陳名夏從旁言曰。若為崇禎來。可饒。為福王來。不可饒。公叱曰。汝謂今上是先帝何人耶。汝亦先朝鼎甲。今日何顏詰我。或言公不知輿廢。公哂曰。乃汝輩不知廉恥耳。止有一死。何必多言。後遂被害於宣武門之菜市。是日天晝晦。暴風行道痛哭。九王方悔悟欲釋之。而公已畢命矣。臨刑猶南向再拜曰。吾報國報親畢矣。

有馬希援者。公標將也。公就義。希援等皆剃髮聽用。後還南。具言其事曰。既渡河。清沿途出示。有南來使臣。止許攜一二僕從。不得多帶員役。公不為止。至鴻臚。絕餽。廉者三日。從行環泣。公曰。無傷。守義死。骨有餘香。次日而剛林始至。洪範亟出迎。相與踞地握手。公獨具儀衛。乘輿呵殿。坐輿上。命取椅來。椅至乃坐。與林語如前。林心重。

之餽廩。乃成禮。洪範許為清。招四鎮。恐公敗其事。故留之。洪範至豫。入高杰營。杰留與飲。洪範具言清勢。方張。二劉已歿。附狀。杰曰。彼欲得河南耶。請以北京與我。互居之。洪範見語不合。方持杯在手。即偽為中風狀。墜杯於地。曰。痾疾發矣。輿歸。夜遯去。公既追還。見執。窘辱百端。毫不為動。迨弘光北狩。九王御殿。以帝至。席地坐。並召公命坐。公曰。我皇上在。是何敢失君臣禮。曰。爾皇上為我執耶。公曰。廢興存亡。何代無之。上雖失國。然故天子也。若輩雖得志。犬豕耳。九王怒。復收之。然心實重公。數日復召見。說降百端。公不聽。問所欲。曰。欲得死耳。抑令跪。不可。羣捽之。乃卧地。宛轉烈日中。岌強益甚。投以二蘋果。公取食之。某曰。既食我食。當從我矣。公曰。此天朝所產。豈胡地物。而云食汝食耶。乃命曳去。而使人尾之。曰。倘回心。仍曳以來。公挺然即行。公體素癯。加以銀鐺數重。屢起屢仆。終不稍挫。至朝門外。一滿人嘆曰。真好漢也。因語公。我知公志必不可奪。然此去西市甚遠。公艱於步。有一驢。乘以往。何如。公領之。引頸就及。觀者泣下。

方公追還時。心知有變。一標將某。某人也。素有義氣。公拔識之。一日公召至。出一僧帽。一布袖。令服之。其稱公笑曰。真僧也。汝可披剃去。勿留此。某解公意。遂去為僧。居



於外。及公赴義。橫屍道上。無敢收者。旁復數屍。相枕藉。某乃募棺其旁。先取一老婦屍。殮而收之。有過問者。曰。此吾母也。不復詰。如是。又收一二屍。乃取公骸。槥以出。歸於里。某遂搆菴以居。嘗出一卷。令予題。姓氏具載。為友人攜。閱失之。遂不能舉其名。亦大恨事。

公在北祭殉難封疆者。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帶黃衛公。巡撫宣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樂三朱公。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雲怡蔡公。寧武都督府右都督遼左周公。山西糧道副使坦生簡公。北直保定府知府見元何公。山西巡撫標下旗鼓官應公。而祭之以文曰。烈皇懲蕪穢而治之。神明旁皇經營四方。何輔相之弗遇其人。而負我先皇。用人必以其私。嫉異己以非良。遂私之而不肯改。致弄戈者。皆為豺狼。有才足以制盜。而必迫之以走險。其不用命者宜刈。乃以撫摩成其荏苒。既以頑石為奇瑜。北省督陳奇瑜而不知其養亂之所為。究且目羊豕為熊虎。熊文魁成蛇以弗治。悲昏人臣之所以。吾皇未嘗不思用夫孟明。孟明。孫傳死者已矣。乃輕敵而喪寶兮。卒付一擲而無成。鹽梅前試而不效。又再呼夫輔車。前楊嗣昌。後李建泰。何道遙而容與。至今爵食乎穹庭。後建泰以舉義死。蓋棺而後論定也。吾皇聖人而莫勝羣小兮。勢遂積於互解。吾皇已身殉夫社稷。羣小方嘻嘻視習而膜拜。高山仰而景行行兮。惟諸君子之所居。城存存

而城亡。亡。曾不肯以稍移。聞衛夫子之烈烈兮。首觸柱而膽注。付一家於鋒刃。魂返  
太清而弗顧。朱君沈湛於性命。伏疆而死兮。乃今取義而存仁。蔡君理之所規兮。斧  
賊撤以如齏。遂忘軀而盡倫。大帥負吾君之撫髀。俯首憎伏而或猜。信秦晉宣雲之  
間格鬪而死。聞周將軍乃又有臂弓刀而飲賊及之女使。昔洗夫人未足云。蘭君抱義而  
抗詈。身與首而異處。何君厲氣而嬰。與城俱碎而不去。應君以偏裨死鼓綬。又何數  
乎擁旄封疆。乘於百六兮。凡身死封疆者之為豪。彼偷生反顏而有覩面目者。固於  
諸先生乎慚沮。即先負君而敗壞我封疆。以至於不可救者。亦於諸先生乎何與。某  
攀騰髯而不及兮。淚浪浪而不可收。仰高風之不可尋兮。心忉忉其多離憂。紛吾血  
化碧而莫予知兮。以俟異日之訪求。蒸蕙蘭而雨黃流兮。人莫知予心之所哀。忠魂  
能為神以殺賊兮。尚彷彿乎其將來。

公哭先帝御筆詩序云。從行遊擊王一斌。自市中得先帝御筆二軸。其一乃誠字。用  
廣運之寶。一乃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上有御筆二字。用皇帝建極之寶。先是一  
斌於市見御書其恕乎三字。急往索之。已為人購去。嗚呼悲哉。臣初入省垣。部試呈  
卷。御書北科二字。後疏及奉使命。多奉御批。捧二幅痛哭。宛侍先帝顏色。時復集從

行文武官拜哭。賦詩志痛。臣昔金陵去。手勅促臣行。臣今緣持節。遙遙至我京。雄堞為灰燼。舊闕無完城。無物不傷心。撫翰怛然驚。宛似封章上。揮灑出穆清。翻自市中得。驚呼痛失聲。萬幾猶揆藻。中心主起誠。先皇數行墨。哀臣涕泣橫。叩捧返天府。寶之如瑤瓊。雲起中興瑞。佑我帝業成。

公甲甲次黃州赤壁。夢中得句云。鐵笛碧山吹白玉。江干鼓楫聽雞鳴。無端獅子翻空脚。門對寒松喫凍菱。後滯北追記之。有思海上山詩云。予二十二歲游烟霞洞。二十三遊二勞。俯仰間二十餘年矣。思之為詩。巨峰絕頂上。恍似玉京行。海激常飛雪。雲移時有聲。閒居依白鶴。遠出掘黃精。羽客逢休問。蓬丘舊識名。又烟霞結草屋。松月撲疎櫺。古史分成架。山花挿滿瓶。雲中雙鳳舞。海上幾峰青。時與煉人話。聞搜老氏經。子規啼夜半。吹火煮參苓。又賦感云。鼎髯攀無及。親聞並莫依。豈堪遊子淚。時落使臣衣。陵樹夢猶見。家山魂亦稀。人間忠孝事。意與鶴同歸。

弘光時國事日非。道鄰史公。疏言北使旋和已無成矣。向以全力禦寇而不足。今復分以禦北。唐宋門戶之禍。與國終始。始以意氣相激。化恩成仇。有志之士。皆以為危身之場。而無識之人。轉以為快樂之舉。仇孰甚於戕我君父。覆我邦家。不此之仇。而修

睚眦之怨。真不知類矣。至於先帝之待諸鎮。何等厚恩。皇上之待諸鎮。何等隆遇。諸鎮之不能救難。何等罪過。釋此不問。而自尋干戈。於心忍乎。和不成。惟有戰。非諸鎮之事。而誰事也。闔外視廟堂。廟堂視皇上。尤望深思痛憤。無然泄沓。古人云。不本人情。何由恢復。今之人情。大可見矣。

甲申秋。西曹袁公定之兄。染疫幾殆。昏瞶中覺身在庭下。得風甚爽。漸乘之而上天。天半見衮衣披髮。跣而號者。心知為先帝也。尾其後。至一所曰高帝行宮。帝入。哭訴甚哀。高皇據案微笑曰。當問建文耳。出行許時。見一殿。則建文宮也。甫入。建文大怒。手劍擬之。帝奔出。因風飄颺。至太上行宮。老子在焉。帝哭訴如前。曰是不難。予令一人往。乃召宣聖。宣聖至。執禮頗恭。語以故。宣聖難之。老子笑曰。必欲予親往耶。遂入。某立階下。時見殿左別一小殿中。設巨案。堆冊籍甚多。介而持戈者守焉。某趨進拜。問曰。是蘇松常揚劫籍耳。請得閱其鄉松江之籍。諸介而戈者不可。有一人曰。無傷。因取示之。見已無名。而所識及親戚列名者多。未卒視。輒奪去。某因請曰。揚州已經殺戮矣。曰未也。留都若何。曰明歲當有變。所傷頗少耳。四鎮無恙乎。曰屍居耳。然則奈何。曰真人起於江淮之間。二十年後當自知之。俄聞傳呼聲。遂驚寤。病亦愈。後言多

驗然今已踰二十二年矣。又不驗何也。此事李映碧曾記之。予采入雜紀中。不甚詳。松江一士與袁君至戚。具述之如此。

南中有聯云。史冊留名。雖未成功。終可法。洪思浩蕩。不能報國。反成仇。詠陳名夏用事時。有對曰。百史難書。名下定多虛士。丹衷易改。涉江意欲何為。

竇掌論再覆云。自古治天下之局。有以英明而失之者矣。未有以昏庸而得之者也。有以命世之材。輔昏庸之主。而僅緩其亡者矣。未有鄙夫因位於綸扉。邊臣賣國於外間。而能保其存者也。弘光皇帝以播遷之餘。丁大亂之後。九廟之燄未息。萬姓之席未貼。雖卧薪枕鼓。不足示其殷憂。布衣帛冠。不足表其恭儉。而聖質等於肉糜。皇衷習於市肆。卧深宮而枕宦者。爰比頑童。開後庭以待麗華。惟湛旨酒。李煜孟昶合為一人。歸命東昏。將與同傳矣。然而治亂不關其意。故上每任人。而不疑。賢才各極其材。故下亦任事。而不怠。向使得李綱冠準之流。為之相。韓岳宗澤之儔。為之將。將相同心。不憂中敵。內外一德。可彌外憂。即發兵誅不道。遠避蕭王。豈數天同左祖。至出趙構下哉。不幸天方降亂。國無典刑。以馬阮之流。當軍國之任。量其才技。不過祖僧之雄。寄以鼎鉉。大失中外之望。屏正人如不克。日有誅鋤。陷吾君於不仁。毫無善政。一則假

東宮。再則假皇后。而天性之良絕矣。一斥姜曰廣。再斥劉宗周。而陪側之地虛矣。疑潞藩為植黨。而尊親之意衰矣。出史公為邊臣。而左右之手痿矣。藉昏極為輿援。而瑾振之禍梯矣。用宵人為緹騎。而羅吉之害種矣。殺周雷以異議。而人心離矣。斃狂生於都市。而士氣胸矣。護媚璫之餘魂。為和戎之上將。而毒在內矣。用獷悍之騎兵。為屏藩之重鎮。而賊在旁矣。逢君之惡。何可勝誅。謀人之軍。焉得不敗。况復貪淫成性。賄賂日聞。金多者進。負販立致。公孤貨悖而入。賊臣盡還冠珮。一時造孽。實繁有徒。嘗平心論之。東莽檜之殘。而加以似道之穢。貴陽是已。怙國忠之勢。而濟以盧杞之奸。懷寧是已。用來俊臣之酷。而售以郭元霸之鄙。馮可宗是已。居元濟師道之地。而行其李侷朱泚之謀。劉澤清高傑輩是已。工鄧通之乞憐。而作子陽之面孔。林翹趙文石等是已。受王儉馮道之的傳。而博閣知微楊再思之富貴。韓四維時敏諸人是已。致民間布滅闔無門。元凶有耳之謠。士林有都督滿街。職方如狗之語。以此謀國。何國不摧。以此事君。何君不敗。議論未定。而蠹賊已潰其肺腸。醉夢方酣。而敵國已收其琴瑟。悠悠蒼天。彼何人哉。蓋治天下如治身。神廟知膏粱之足以養生。而不知醲鮮之積為痠痺也。先宗用鍼砭以起之。參苓以補之。海內有欣然投杖疾走之

之勢。而無如國手之不可留也。熹宗用璫。以董為飴者也。先皇帝見垣一方。審察六氣。潰毒決癰。思奏奇効。而宣洩或失其宜。緩急稍戾其候。耆木無可用之材。溲渤皆腐敗之氣。病未得愈。而鬱結煩燥。變為險症。卒以不救。天乎人耶。弘光付性命於庸醫。委調攝於阿保。如孩提之童。存神養性。節食慎言。可保性命。而內豎進其砒酖。馬阮為之狼毒。四鎮成腹脊之疽。百司皆膏肓之鬼。雖有倉公。見而却走。此則不可以諉天亡者也。

卜天曰。正之必閔也。非獨人事。亦有天意焉。蓋天下有大害七。積漸既久。錮蔽日深。雖明主誼辟。晝夜以圖。而不能去也。一變而後。以漸革耳。請言其實。親盡則祧。祖宗且然。天潢之牒數十萬矣。而莫為之制。生齒日繁。饋廩日益。小民之膏髓日竭。事關天家。誰敢言者。歲費民間所出。奚啻百萬。禁衛之爪牙。九邊之軍士。額非不多也。忽而召募。忽而加增。前募未足。而後復踵之。此增未已。而彼復効之。是亦一鎮標。彼亦一換標。有收而無練。有缺而無補。能者選材徵騎。飾觀而已。不肖者且按籍而飽其橐。若者歲費。民間所出。奚啻數千萬。內員之設。祇供灑掃。紅牌有成。久而法弛。階且極品。額且踰萬。一窶人子耳。甫通官籍。無不乘堅策肥。高堂大厦。食必重珍。衣必文繡。頤指必

唯喏。此何為者也。內而禁旅。外而邊兵。小而筦庫。大而鹽屯。盡以若輩監之。灰將士之心。短縉紳之氣。此何為者也。無論振瑾逆賢之徒。希圖不軌。即其平日食於大官。侵於乾沒。投意於關子者。歲料民間所出。又奚啻數百萬。金吾之設。視古司隸。國家以之賞功。番比子男。謁者監何緣有兒。虎而翼何為者。盜賊緝捕。一丞簿職耳。伺察非常。豈以倖進。哀矜勿喜。而以梯榮階何為者。遂令臺與下隸。竄籍其中。多殺人。以冒功級。天子之側。不用賢豪俊傑。而用刀鋸之姻婭。負販之惡少。豈不羞朝廷而辱當世之士乎。至於校尉力士之徒。擋頭白靴之輩。號同察子。酷踰白望。狎鴉鷂而擊鸞鳳。舍豺狼而問狐狸。歲料民間所出。又奚啻數百萬。王用不會。以尊君也。然惟辟王食所需有限。中飽之奸。茫然無紀。極姑舉一二事言之。光祿之署。宴享是供。不數數行也。厨役幾萬人。月支官糈數萬。何為者。冬月進乳數杯耳。牧養牛羊若干隻。日支草料數千束。何為者。文豹一隻耳。役勇士百二十名。至歲廩二千八百餘石。又占地十頃。何為者。若夫皇庄皇店。果園海子。金花織造。可省而不省者。歲料民間所出。奚啻數百萬。進士一連。以致吾君澤吾民也。然而周之士十一。魯之鼎十九矣。十年之官橐。百年用之而不窮。一家之榮華。萬家供之而不足。因是以美宮室。賂要津。羅佳



麗潤諧媚。田則阡陌。而財則壟斷。若者歲料民間所出。又奚啻數百萬。最可恨者。周官徒史。皆有定額。漢世功曹。多用士人。今一衙門耳。輿臺皂隸之屬。多者千人。少者數百人。卑而丞尉倉庫之屬。亦不下數十人。一輿臺皂隸之家。父母兄弟妻子之屬。多者數十人。少者亦不下七八人。口腹之奉。一人而兼貧士百人。聲色之娛。一日而當小民一歲。詐害之術。如鬼如神。倚藉之威。胡天胡帝。賣兒鬻女。不足供其暮飽朝酣。疾首痛心。祇以聽其欲生惡死。兵疫因此頻仍。盜賊由之蜂起。若者歲料民間所出。又奚啻百千億萬。而不可窮詰也哉。窮則必通。此天意也。今前之五害。稍稍除矣。獨後二端。相依愈固。然天厚其毒。無不決者。二毒除。而定宗祿之限。酌兵食之宜。內官屬之冢宰。禁衛必舉賢良。罷伺察以明天地之寬。節經費以示克禹之儉。一切敵政。咸與更始。詩云。於萬斯年。不遐有害。七者去。又何害哉。

死事諸臣。已載別集。有詩文可記者。具錄於此。黃端伯。字元功。訣別家人云。義士何憂死。忠臣不愛生。祇餘方寸赤。千古尚留名。又四大本來空。銷歸烈燄中。紅爐烟滅處。遍地起清風。獄中早秋悲感云。玉京秋氣動。蕭索不堪聞。碧落旄頭現。黃輿鼎足分。百年憂有寇。三月吊無君。不盡梁公志。徘徊望白雲。偶成云。莫謂天同夢。應知帝

有靈。幽心傾漢室。熱血吐秦庭。電掣千燈赤。霜含一劍青。濟川誰作楫。箕尾有明星。  
六月二十六日與夫人家書云。適聞汝有守節之心。甚可敬也。關真君殉難。呂蒙吐  
血立亡。張睢陽殉難。蒼蒼將全軍。疫死岳鄂王殉難。秦檜全家受誅。史冊所書。因果明  
白。惟守死以聽天之自定耳。訣別詩可以展目。無為奸逆所欺也。示男甲先云。作  
難守節不降。雖彼欲卿相加之。不能移我忠義之志也。汝輩當留心經史。以光門閭。  
七尺之軀。無足深惜。正欲藉此以報君親也。寄縣中諸友云。入都衣冠倒置。弟恐  
死以待恢復。即轉於溝壑。無辭也。一片赤心。可盟天日。惟同志者勉之。幽冥雖隔。音  
光正可相聞。並不憂寂寞也。寄余三明信片云。踈躪矢死無他。孤忠耿耿。期相見於雲  
漢而已。死生事大。無常迅速。惟知者究之。寄姪甲炳云。陽都欲以卿相奪我。我誓  
死拒之。倘得壽享睢陽之後。踴躍九霄。則神明正可相照也。廷忠叔祖宿通。時時在  
念。惟幽冥圖之。

袁公繼威。被執北上。作北風詞云。北風其呼。塵起馬驅。黃河箭瀉。蛟龍失區。金隄屹  
此。決豈須臾。蒼天蒼天。狡童何誅。北風其雷。木落葉堆。我冠爰裂。爾髮曷當。誰無父  
母。毀厥本來。蒼天蒼天。古今同哀。丙戌元旦云。耐寒強起。着衣裳。海曙遲遲。遠放光

月首三陽仍夏曆。春正萬古重周王。忍隨北面同呼祝。且戴南冠獨拜颺。寒草迎曠烟漸釋。長陵松柏鬱蒼蒼。懷文山先生云。丞相從容死燕市。萬古綱常獨繫之。顛鼎手扶渾是膽。落暉戈挽不逢時。夢炎孟頫骨何在。牧叟樵童久共知。浩氣西江流未歇。挑燈呼隸讀遺詩。懷疊山先生云。北風塵起征車促。南火傷心不再噓。三敗猶還仲母在。兩旬忍餓漢臣如。歸降當日原無表。却聘留今止有書。天使先生沉卜市。建陽橋亦首陽居。

許玉重瑛閩變題詩云。正想捐軀報聖君。豈期今日墜故氛。忠魂誓向天門哭。立令神兵掃賊羣。哀詔至。又題云。平生磨礪竟成空。國破君亡值眼中。一個書生難破賊。願為厲鬼効微忠。

凌公駟題詩衣上云。艱難歷盡亦徒然。世世長歸碧落天。從古文山能有幾。不如仗節學平原。心愈酸。志愈厲。肥馬輕裘。忠貞不易。叔盡忠。姪盡烈。耿耿游魂。千秋凜凜。事親無日。事君無才。從容就義。目閉心開。駟絕筆。公姪潤生題衣云。我以處士。從叔父死。一層黃土。一層人。白骨何嘗不有生。自人認作千秋計。壯士多牽兒女情。看得破。識得真。飄然撒手便長行。天涯叔姪真知己。攜手同歸入杳冥。又云。世受國恩。

無以為酬。叔姪忠烈。無分先後。

吳公可箕之。死。襟上有詩云。塞運北君臣。臨危猶保身。慘心傷國難。恥作北夷人。又云。生既無用。死亦何補。留此寸心。耿耿千古。

麻公三衡。與丘公祖德同死。麻公絕命詩云。吳越連河漢。天人不可留。怒衝千丈髮。笑斬百年頭。若水心猶切。平原志未休。西風吹客句。斷送五湖秋。

金正希先生就執云。祖功宗德沁肝腸。忍見腥羶穢土疆。九死靡他悲列廟。一師無濟負南陽。山勢嵯峨難再記。水聲嗚咽若為傷。相隨患難惟金石。厲鬼驅奴訴帝鄉。友人江天乙和云。乾坤顛覆激剛腸。欲散天驕復故疆。日月胸中懷北闕。旌旗海上望南陽。書生竭志猶甘死。冠珮迎降了不傷。天共文山全令節。自應長笑別家鄉。承疇遺金公一剝刀一帽。公怒擲地。曰。取大刀剝吾頭頸。此帽堪溺耳。天乙因取溺之。次日同遇害。

王公之仁。有正氣歌。極其醜詆當事。末云。我無博浪椎。不能奮狙擊。我無順昌幟。不能褫虜魄。惟有常山頭。血染腥羶地。化作董孤筆。任事細細記。甘辱彼何人。怒息供淫戲。迎降彼何人。蒙面揚得意。事仇彼何人。助賊反階厲。獻策彼何人。喪心貢狡計。

數語嚴於斧鉞。惜不得其全璧。

錢彥林稱。與同難侯美漢云。何須相聚再攢眉。三載偷生死亦遲。祇為忠誠當自盡。豈真成敗不前知。九重有子當隨侍。千古無子覺未宜。同難幸多名節裔。且偕歡嘆莫淒其。

劉公旦。曙絕命詞云。孤臣孽子。淚如泉。死傍君親。亦灑然。吾道直如頭上髮。此心淨似水中蓮。枕戈未雪河山恨。濡筆空勞史冊傳。欲戀春暉報慈母。登堂愁負白華篇。六合諸生馬純仁絕命詞云。朝華而冠。暮夷而覺。與喪乃心。寧喪乃身。一時迂士。千古完人。明口死者。樸公純仁。赴學宮泮水死。年二十餘。

青陽令龐公昌胤。北兵至自上江。題詩云。自首知無可奈何。丹心不死漫成歌。魯連惟有蹈東海。正則寧忘赴汨羅。若雨零時我淚湧。杜鵑啼處蜀魂多。平生骨性堅於鐵。剩有忠肝照此河。又書曰。憶東漢三十三年建武之號。止有丹心不死。想文山四十二載臨刑之語。無愧白骨常存。投河死。

黃石齋被執自斃云。粲粲朝陽霞。峨峨泰山石。瑩瑩七尺劍。溫溫半尺璧。化為白板官。宛宛真路側。漢人一顧問。胡人一嘆息。蘭膏空自焚。瑚璉空自擲。狐狸居龍宮。蜂

呼嘷白日。妻子不得知。親朋但酸鼻。寒從孝陵來。餓從孝陵食。孝陵何淒淒。風雷庇松柏。至南都。示諸友云。故國猶餘木。孤臣尚有身。冠裳天久定。得失事難陳。姓字經書外。精魂江漢濱。勿云崖上月。偏照夜行人。後死吟云。此事還真宰。非關我所量。精魂烏兔共。變化治爐忙。時至自應覺。道消夕不妨。編題溝壑句。四壁也明光。拚得云。精微可在北辰端。不作單雙揀擇看。煉月得膏猶帶火。烹天出澤始銷寒。人無兩路參須透。道有千層剝盡難。野葛熊魚齊下筋。十年雷雨鼻頭觀。拚不得云。劍氣芒屨未縱橫。石頭猿鳥共聰明。月將丰满看魂魄。潮向虛盈論死生。一字遂成千古誤。匹夫獨住百神驚。游移顧盼無成業。枉與烟波敘不平。

黃介子辭世偈云。人生忠孝本尋常。牆壁為心鐵石腸。擬向虛空擊日月。曾於夢幻歷冰霜。簷頭百里青音吼。獅子千尋白乳長。示現不妨為厲鬼。雲旗風馬盡飛揚。陳本叔討賊檄有云。誰秉國成。詎無封事。門戶膏肓。河北賊置之不問。藩籬破壞。大將軍竟若罔聞。開門納叛。皆觀軍容。使者之流。賈主投降。盡弘文院學士之輩。乞歸便云有恥。徒死即是純忠。不念遷跡金人。亦下銅盤之淚。隨班舞馬。猶嘶玉陛之魂。矧具鬚眉。且叨管綬。莫非王土。莫非王臣。願請敵王所愾。豈曰同袍。豈曰同澤。咸歌與子。

同仇。漢德猶存。周曆未過。亦眉銅馬。適聞光武之中興。夷并逢家。難免少康之並戮。以赤手而扶神鼎。事在人為。即白衣而效前籌。君不我負。

長庠盧溼才誓言。有云。主辱臣死。豈主死尚可。臣生。國亂臣忠。有忠臣豈容國亂。主聖鳳討敵。有云。莫謂力微。萬人之師集於一人之義。莫謂餉匱。恢敵之土便是因敵之糧。常熟翁嗣聖明倫堂述言。有云。雖狂瀾或倒於積習。虞堂之燕相樂偷安。豈震霆莫省其沉迷。守夜之庵乞憐忘醜。

太倉郎星偉討降賊諸臣。有云。留夢炎甘心賣國。首玷科名。秦宗敏反面射天。漫誇節鉞。豈方黃之屠戮過慘。報以二心之臣。抑崔魏之衣鉢猶傳。復觀叩頭之事。松江

討楊汝成檄。有云。以容臺為樂戶。請思凝碧池頭。豈盡梨園子弟。視天朝若季代。妄希終南徑裏。更添長樂老人。討朱積楊枝起。有云。鞠躬過宋。偽史部哀祈小宰之銜。

搗手從周。周鍾受喜易秘書之署。杆官暴諸風日。居然驢背經過。降官柱殿化作烽

烟。依舊螭頭朝罷。瞻烏爰止。宛轉請事將軍。偽將軍爾牛來思。近前競呼丞相。偽相

呈

楊機部殉難後。偶從友人扇頭。見其洗心四詩。錄之云。老樹頻聽雨。青山終不言。枯龍

還野性。明月落秋痕。天定雷歸壑。氣高水在門。此身浮一葉。隨意過前村。又木末芙蓉少。臨秋風雨多。鐘聲初過岸。塔影已窺河。瓶膽清香篆。蒲鬚卷碧螺。亭亭看不動。銀漢欲如何。又輕烟掃石牀。絕筆曬蘿裳。不礙猿孫路。時聞蘭芷香。牛知葉父傲。虎笑佛圖狂。持此向誰說。山山明月光。又日暈透江明。潮來萬頃平。一峰衝雨出。孤嶼信波橫。帆過虹蛺蝶。雷收草木清。芋衣無處挂。中夜曉風生。

曹大鎬中夜別兄云。長安秋高月獨明。小樓歌接脊令聲。刀頭自有求仙訣。何必勞勞泣死生。別老親云。熱血綠絲貫白虹。百年此處是精忠。從今遊子無消息。莫向門前數去鴻。絕命詞云。天運難回數已違。貔貅常逐陣雲飛。寶刀揮去鋒流血。鐵甲磨穿肉作衣。報國一身空有願。雄征十載恨無歸。剖心未肯隨風散。夜夜寒光落紫微。胡星黯黯照楚蘭。萬里霜飛玉牒殘。滄海未蒙明日月。洪都誰念舊衣冠。怒看寶劍冰猶熱。痛到傷心火亦寒。有血不教終化碧。留隨風雨洗長安。又慷慨酬明主。從容別長兄。衣冠留節義。刀劍助忠貞。不比三十客。還過五百人。孤鳴與鬼哭。安得不亡秦。書懷云。十年磨劍字純鉤。事傾身危祇自羞。筆冢枉書家國難。卷開空動古今愁。犁庭勒石雖成夢。厲鬼驅朝不肯休。但說披緇競落髮。未明生死大關頭。又擊筑高



歌志愈堅。艱貞不肯受人憐。生前節義誰知己。死後文章可問天。環堵猶存漢伏臘。茗蔬恐染甌腥羶。纔知兩月居夷苦。翻痛蘇卿十九年。

祖心大師函可以紀述被禍。其小序云。何紀乎。紀再變也。何云再變。以北也。傷前事之勿鑿也。昔有共命鳥。身一也。首二也。其一日擇草木之實。以澤其毛。一思戕之。惟惡實是啄。既而咸斃。始知彼斃己亦斃也。胡為其自戕也。去年之北。今年之南。其俱為惡實之啄也乎。乙酉七月明丁口研淚書。蘭陵舟中。

又有為之序云。其或繼周百世可知者。理也。過比以往。未之或知者。數也。始乎契券詩文。珠玉醞脯。終乎詩書牆壁。奴僕旌旄。理之所限。數不得而衡之。若夫亦伏飛符。雜化啓泉貨之讖。金生碑底。銅錄叶渡馬之謠。以至覆黃帊以丹書。次永壽之雲閣。禱入宮於象戲。引錢塘之御衣。數之所陳。理又安得而圍之乎。編次小技。隱几曲肱。目窺窈兮。其凝其盲。恍揖四羽衣。授簡屬和。憤咏哀哦。馳升霞舉。嚙中成誦。覺而梅月羅浮。猶然記憶。疾書如大急之追通也。其一曰。黯收王氣。斷重關。青蓋遙遙去不還。莫向金微尋夢路。菊花臺畔是陰山。其一曰。盤露仙人辭漢歌。歌聲幽咽舞銅駝。通天臺遠誰能祭。金盃人間恨更多。其一曰。十八灘頭又解圍。鴻金門外受降歸。孝

陵一望無青草。牧盡胡兒馬不肥。其一曰。憑將雪壓與霜侵。埋就冬青傍夕陰。啼遍  
六陵鵲口血。樹根深處誓龍吟。視其暑。則辛賓雷海青未弁。鄭思肖也。嗟嗟。開元往  
事。歷歷眼前。夷甫諸人。誰任其責。乃有肝藏弘演。坂傍要離。嚙賀蘭之鏃。齊勁草於  
平原。沈倚中之衣。留汗青於菜市。雖養士之報。較往模而獨多。而板板夢夢。殲我良  
人。撐拄亂麻。厭川量谷。理不可稽。數不可究。顧安能排雲叫閭闔。起屈抑而申之問  
對哉。皇明罪臬。西蜀頑仙。繫弱左介。儻如比肩。挽手廿八。雙林半邊。在茲失草。人  
荷戈焉。姓名離合。後世其傳。張拱機

蘇州黃孝子。名向堅。字端木。父某以崇禎癸未。選雲南大姚令。挈室及孤姪行。向堅  
留家。已而兩京陷沒。閩湘不守。戰爭連年。行旅斷絕。雲南遠在荒徼。書問不通。堅日  
夜泣。以辛卯之臘。辭親朋而行。隻身襍被。萬里尋親。誓不得父母不歸。在途半載。抵  
大姚。兩尊人皆無恙。五月餘。奉以歸。至癸巳六月十八。抵家。凡閱三年。歷京省七府。  
三十三關驛鎮寨。不可勝紀。行二萬五千里。有奇。其艱難險阻之狀。崑山歸玄恭紀  
之甚詳。吳中士人多詠之者。

設聞續筆卷四終